

春秋杞子用夷貶爵辨

陳槃

僖二十三年春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例云，杞本「伯」爵，用夷禮，故貶稱「子」：

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左傳杜注：成公

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

稱「子」。

又，僖二十七年及襄二十九年春秋均書「杞子」，傳例同：

僖二十有七年經：杞子來朝。——左傳：杞桓公

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襄二十有九年經：杞子來盟。——左傳：杞文公

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杜注：賤其用夷禮。）

前人如趙汸：

私貶天王之爵，豈尊王之義乎？

洪若水：

左氏謂「書曰『子』，杞，夷也」，非也；或「

子」或「伯」，史文爾，豈聖人黜「伯」而「子」

之邪？（春秋正傳）

章潢：

後儒欲尊孔子，以滕杞書「子」為貶諸侯。僭妄

至于此極，而以加諸孔子乎？孔子曰，「為下不

倍」；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信斯言也，

必不貶諸侯也。（圖書編）

毛士：

左氏解「杞子」云，「用夷禮，故曰子」。（韓退

之云，春秋於諸侯，用夷禮則夷之，為左氏所誤。）春秋降

諸侯爵，自左氏說起。胡康侯本此以解桓二年「

滕子」，曰降「侯」為「子」，罪其朝桓故。宣

元年邾子朝宣與朝桓之罪同，奚不降其爵？解之

者曰，于滕子已貶，于邾子不必又貶。若如此，

是一樣惡事，後做的倒便宜，春秋焉有此例？

（春秋三子傳傳前答問）

鄭文蘭：

左氏云，惡其用夷禮。春秋無用夷禮貶爵之例。

(春秋辨義)

高澗然：

春秋書爵，悉從實錄。僭如吳，楚而還其舊爵；賤如楚商臣，蔡般而因其本爵：是可以觀矣。

(釋經)

皆辨之。

今按：據左氏經，杞除稱「子」外，又稱「侯」：

桓三年經：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經作紀。)

又，十有二年經：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二經作紀。)

或稱「伯」：

莊二十有七年經：杞伯來朝。

文二年經：杞伯來朝。

而孔氏正義則云，杞本「公」爵，今傳例云，杞伯用夷禮，故貶稱「子」。則其忽而「公」，忽而「侯」，何也？豈春秋褒之邪？此不可通者也！

復次，春秋無用夷貶爵例，列國中習于夷者有秦：

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氏解詁：嫡子生不以名，

令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孔氏通義：謹按，秦居西陲，雜

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夷俗爾。——公羊昭五年

今秦雜戎翟之俗。(史記六國表)

楚：

楚雖蠻夷。(國語楚語)

(楚武王)曰：我，蠻夷也。(史記楚世家)

吳：

吳伐郟，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成七年左傳)

(吳入郟)，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夷德無厭。(定四年左傳)

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魯周公世家)

越：

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余雖視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國語越語下)

徐：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蔡氏集傳：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

衛：

衛侯(出公)會吳于郟。衛侯歸，效夷言。(哀十二年

左傳

邾，莒：

邾人滅須句，成風爲之言於公曰：蠻夷猾夏，周禍也。（僖廿一年左傳）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亦唯君。晉人執季孫意如。穆子告韓宣子，且曰：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昭十三年左傳）

邾：

邾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昭十七年左傳）

變于夷者衆矣，未聞有貶爵之事也。

然則，杞君之忽「公」，忽「侯」，忽「伯」，忽

「子」，何也？曰，諸氏以爲舊史實錄是也。春秋已上班爵，最爲雜亂。王，公，侯，伯，子，男，並無定稱；非如後人想像中之周制，五等爵祿畫一不變者。此

可以金文證之；說詳王靜安氏古諸侯稱王說（觀堂別集補遺）；余紹孟先生金文地名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

刊）；傅孟真師論所謂五等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郭沫若氏周金中無五服五等之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及

金文所無考（金文叢考）；——五等爵說，以上諸文發揮已

極透澈，無庸再贅。除實物之文字外，古史籍中亦不無可供參證之材料。此種工作，顧棟高爵姓表已開其端；

然顧氏諸根據者，不過春秋，國語，史記及孔氏正義四書，撮錄者亦止數事。今鈔原表如下，再以先秦載籍

校之，聊書所聞，取資博識；其非有異文者，不悉錄也。

補顧氏「列國爵姓異文表」

（次序視原表略有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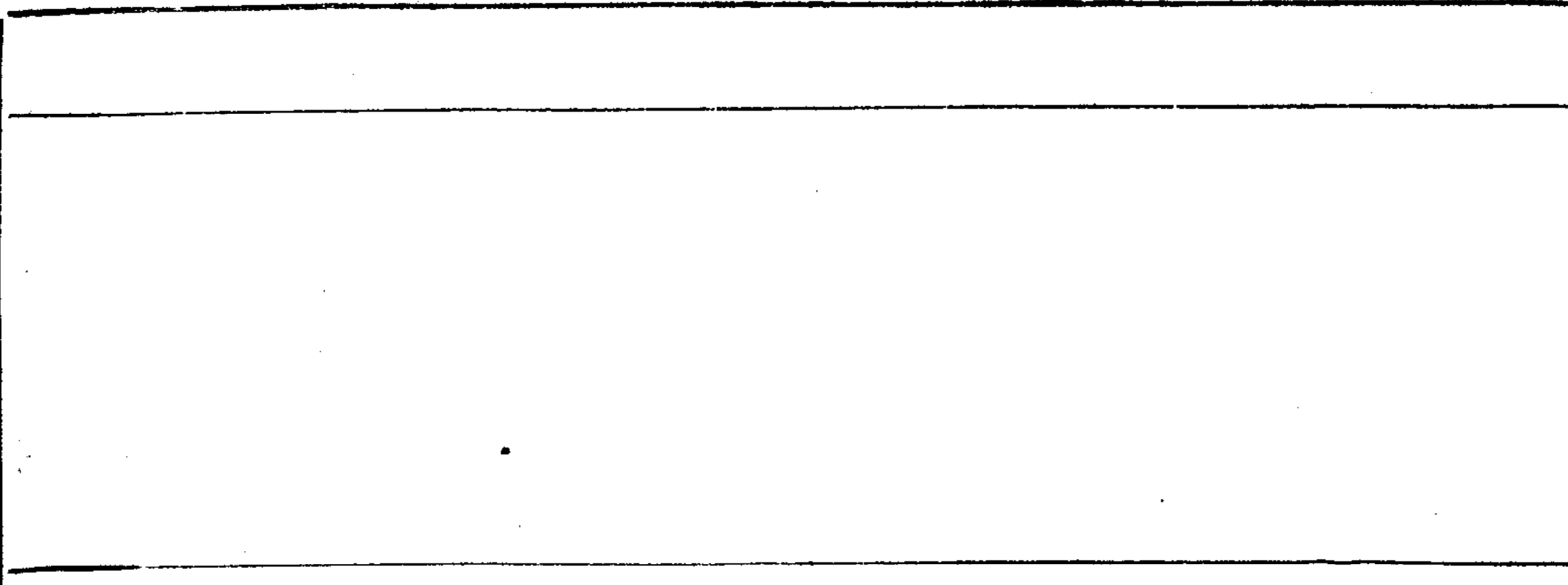
動，又周與周公二事原表本無，今並附入）：

顧氏列國爵姓異文表		今	
國	爵	國	爵
杞	侯	杞	侯
侯	後書「子」。	侯	後書「伯」或「子」。按正
姬	姬	姬	姬

補

表

<p>義，本「公」爵。 侯——後或書「伯」。 子——按國語，本「伯」爵。</p>	<p>北燕 伯——史記作「侯」。</p>	
<p>任 姬 姬</p>		
<p>王 公</p>		<p>曹 伯 侯 王 伯 男 侯</p>
<p>國語，左傳，史記吳太伯世家，等。 曲禮：「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外，自稱曰『王老』」。 大戴禮記保傅：「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也」。 公羊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或曰：稱「召公」，猶稱「魯公」，「晉公」耳，非爵也，諸侯之尊稱也。曰：非也。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大戴禮，「諸侯諸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朝事）。白虎通，「周爵五等，謂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按：謂天子宮內）稱也。何以知『公』之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份，諸公六份。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爲爵。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爵）。由是言之，三公實「公」爵也，非虛擬也。 又，王制：「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伯』」。鄭注：「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召二公所以或稱『公』，或稱『伯』，有自來矣。（參考下周公條。） 春秋，左傳，等。 穆天子傳：「邢侯，曹侯來弔」。（卷六） 春秋，左傳，等。 莊子齊物論：「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按，齊太公世家：「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乃不敢受」。據此，似晉固未嘗稱「王」者。雖然，不可知矣。 春秋，左傳，等。 國語周語：「鄭伯，南也」。鄭司農：「南，謂子男」。韋昭：「按，內傳，『子虛爭貢曰，爵卑而貢重者，旬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 春秋，左傳，等。</p>		<p>姜 姬 姬</p>



楚	宋	祭	原	徐	毛
王子侯	公子王	伯公	伯公	王子	伯公
辛	子	姬	姬	贏	姬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湯虎去齊走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

「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

縣令者迎臣執繩，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又，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一日造父

為齊王緡駕，渴，馬服成」。又：「一日，造父為齊王緡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

圃中」。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第三：「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春秋，左傳，等。

國語，左傳，史記楚世家，等。

吳越春秋：「陳音謂越王曰，『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宜，鄒，章，人號彘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徐注，「熊渠三子，長子康為句宜王，紅為鄒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卷九）

春秋，左傳，等。

呂氏春秋必已：「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高注：春秋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魋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左傳，等。

春秋恒八年，國語周語，逸周書祭公解，穆天子傳（見下毛公條），呂氏春秋習染。公羊恒八年：「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三公語見上北燕條。

春秋，左傳，等。

國語周語，等。

春秋，左傳，等。

禮記禮弓下，史記趙世家。

春秋，左傳，等。

尚書顧命，春秋文元年，九年，等。

穆天子傳有祭公，毛公，許男，霍侯，邢侯，曹侯等。其稱「天子大饗正公，諸侯」（卷三）；又天子作詩曰，「嗟我公，侯」（卷五）。「公」正指祭公，毛公，「侯」則霍侯，邢侯，等。故，「公」者，天子之三公也，實爵也，非諸侯通稱也。（參考上北燕條）

公羊傳（引見上祭公條）。

單	越	周(指周公旦)	萊	州	郕
伯	子	王	子	侯	伯
子	男	公	侯	公	侯
姬	姬	姬	姜	姜	姬
春秋莊元年，十四年，文十四年，十五年。	國語晉語。	左傳，國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等。	左傳，等。	左傳，國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等。	據顧表。 曹風下泉：「四國有王，郕伯勞之」。注：「文王之後」。 春秋，左傳，等。 管子大匡。 按：此指山東之「州」，——春秋時，「州」本有二：一都淳于（杜注），「即今山東安丘縣東北之淳于城」（商務地名辭典），管子謂之「北州」；一在「南郡華容縣東南」（杜注），「即今湖北監利縣東之州陵城」（地名辭典），管子謂之「南州」。 據顧表。 史記齊太公世家：「萊侯來伐」。 韓非子外儲說，史記周本紀，等。 史記殷本紀：「以西伯，九侯，鄂侯爲三公」。戰國策：「魯仲連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史記周本紀，尙書周書，禮文王世子，等。 或曰，文王稱「王」由武王克殷後所追封（僞孔叢子居衛，論衡自然篇），非是。大雅皇矣：「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又，靈臺之詩：「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周之稱「王」，舊矣。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不知周之稱「王」遠在文王之上。王國維氏曰：古者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古諸侯稱王說）。何獨于周而疑之？ 左傳，史記魯周公世家，等。 白虎通德論：「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巡狩） 僞孔叢子居衛：「子思曰，王季以功，九命作伯；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之爲「伯」也」——按，孔叢子，僞書也，但此處所言，與王制及鄭注合，則亦非杜撰可比，故錄之。（參考上北燕條。） 左傳，等。 左傳，國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等。 國語晉語。

左傳十四年，文十五年，等。
春秋成十七年，襄三年，等。

五等爵祿，古無定稱，據此可見一斑。杞君之「公」，

「侯」，「伯」，「子」無定稱，其例同此。詩小雅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

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皆詩人儒士侈美之

辭，古無是矣！

又按，孟子云：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今也，南蠻

開關內河八大航路 李儀祉之建議

【南京特訊】黃河水利委員會主席李儀祉，近向經委會建議，開關內河八大航路，已由該會詳擬與辦計劃。茲錄其八大航路如下：一，開關運河，使自天津直達杭州，千噸輪船可以暢行無阻。二，溝通河北之小清河與運河及黃河，使千噸輪船可以暢行無阻。三，延長衛河，自河南之道口，直至山東之臨清，以通於運河，使五百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四，開闢江蘇之鹽河至濱河，以通於臨洪口，使千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五，由綏遠之包頭，開闢運河至黃河，使成一由包頭至寧夏中衛之水路，使千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六，修濬黃河，使自蘭州中衛間，二百噸輪船可以直達。七，疏濬鄭州新安間之黃河，使五百噸至一千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八，修治江西之贛河，湖南之湘水，使五百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統計全部工程，必須五年始能告竣。

(廿四，九，五，北平晨報)

諛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陳相)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陳文公上)

疑漢儒取孟子之意比傳春秋，故有此用夷貶爵之曲說耳。

日本山下汽船會社新開澳港上海大連航綫

日本山下汽船會社，決開航澳洲，香港，上海，大連航綫，茲誌詳情如下：

新開澳洲 山下汽船會社特租亞那特萊打會社之亞那斯華達輪，噸數五千噸，及那拿維格爾會社之布拉特倍加輪，噸數六千噸，及布拉特亞利翁輪噸數六千噸等三艘，新開澳洲香港上海大連航綫，每月開航一次。其航綫由澳洲新金山，經過布利斯塔，香港，而抵上海，再由上海經過青島，天津，抵大連。航期預定由澳駛滬為兩星期。

籌備將竣 澳洲上海大連航綫，該會社已籌備於經過各口岸設代理處，業將完竣，決定下月開航，第一艘亞那斯華達輪，準下月由澳洲新金山首途，裝貨駛滬，專以裝載貨物為主，如澳洲小麥，羊毛，枕木等，輸入中國，及中國胡麻及特產品等輸入澳洲。今該航綫開航定期班輪，山下汽船會社實為首創云。

(廿四，九，十，上海晨報)

蘭青公路定月內興工

省府昨向經委會請款

蘭州西寧間郵政汽車已通

【蘭州二十日下午十一時專電】蘭青公路，決定於本月中興工。省府二日電經委會，請增撥協款，完成蘭青全線。蘭州至西寧郵政通車，已於八月二十九日通行。惟路面仍須修築，始成公路。此段計長二百三十餘公里，行程三日可到。其由西寧至大河壩及察漢津等段，已由綏署轉令第一百師酌派部隊，分別修理。

(廿四，九，三，北平晨報)

渝蓉航空增班次每日往返飛行

中國航空公司渝蓉線郵件乘客，日益擁擠。該公司為便利川中交通起見，鑒於原有之每星期往返一三五六四次航機，不敷應用，特將該線郵機改為每日飛行，往返重慶成都之間。現已經該公司籌備完竣，定於十五日起開始實行，同時由該公司通知上海郵務管理局知照云。

(廿四，八，十五，上海晨報)

蘇滬公路蘇崑段通車

長三十四公里票價四角五分

路局崑縣會議籌建青陽支線

上海市政府與蘇省建設廳合建滬蘇公路全線，長七十五公里，在京滬路南。蘇至崑山由蘇省建設廳建築，崑山至南翔由上海市政府建築，全線經費共計八十萬元，建築將近年餘，工程已於上月間全部完成，所有八十七座橋樑亦已建竣。記者特於十日驅車沿蘇滬線視察經過。

先行通車 蘇滬路蘇崑段，於十一日先行通車，並委沈紹曾為籌備主任。全線自蘇州金門起，沿宜瀆里，外跨塘，唯亭，正儀至崑山正陽橋境止，計長三十四公里。票價自蘇至崑全程售洋四角五分；分程票價如下：蘇州至宜瀆里售洋八分，蘇州至外跨塘售洋一角九分，至唯亭售

洋三角，至正儀售洋三角五分。至崑山唯亭兩大站站长，則已委定沈紹曾等充任，其他各站則已託附近商店代辦，蘇州站附設於蘇嘉站內，崑山站暫託正泰旅館代行售票。旋又據管理處負責人稱現在已經運到福特牌汽車四輛，先行搭客，不日尙須增加。

滬崑一段 又滬崑沿路所經之地方為葦葭濱，花家橋，徐公橋，安亭，黃渡，南翔，接真北路(真如北站)直達抵滬，計長四十一公里，大約下月初可全線通車。

青陽支線 又該路滬崑段，青陽港五十號橋，距鐵路花園飯店約一公里，故崑山縣政府已計劃建一支路，俾直達鐵路花園。據縣府第一科梅科長語記者云，支路業已測丈完竣，計長一公里一，建築經費約須萬元之譜。本縣城廂城外馬路公司已願意擔任三千元外，其餘不足之數，半由縣府呈請省廳在本縣建設費下支撥，半則商請京滬滬杭甬兩路局擔任，一俟經費有着，即可鳩工興築云。十日下午一時，崑山縣長彭百川兩路局副局長吳紹曾等，特在青陽港鐵路飯店開會討論，議決結果，一俟經費有着即行建築云。

(廿四，八，十二，上海晨報)

滬松兩縣建築莘頤路

上海松江兩縣政府，為建築莘頤路，於昨日上午八時在顧橋農教館舉行談話會，出席松江縣代表顧樹辰，上海縣代表戚克中，上海縣第三區長王承堯，顧橋公安派出所朱宗明，衆安鄉公所張翼等，決定辦法如下：(一)起點：莘莊滬杭甬鐵路南。(二)終點：在顧橋鄉記牛奶棚往南接通建設路，往東接通滬閔汽車路。(三)路線：循秦皇道。(四)路基：連溝六公尺。(五)裁灣取直：盧家浜至孫家塘前。(六)收用民田：除裁灣取直外不給價。(七)建橋：甲種，橫瀝橋(在上海縣境)，金郎中橋(在松江縣境)，春申橋(在松江縣境)；乙種，春申庵橋(在松江縣境)；丙種，紅廟橋(在松江縣境)。(八)填河：盧家浜春申廟前小潭，春申廟後小潭，春申庵前小港，春申庵後三塊石橋下。(九)實施測丈：定於八月十三日，兩縣政府技術主任在顧橋農教館會集後實施測丈。

(廿四，八，十二，上海晨報)

論秦舉巴蜀之年代

鍾鳳年

秦策一，司馬錯與張儀爭論章，鮑本於此章注曰：

「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年」。按儀傳稱：

「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

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卒起兵伐

蜀，十月取之。……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

儀圍蒲陽，降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

攷年表秦惠王前元十年，「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

之」。同時魏世家襄王七年亦云，「秦降我蒲陽」。儀

傳既云秦取蜀在取魏蒲陽之前，則事宜在惠前九年，於

周當顯王四十年。而秦本紀及表乃俱於惠後九年方云秦

滅蜀，當周慎觀五年。同書一事，傳與紀表竟先後相差

十四年，雙方必有一爲錯簡。茲舉證於下：

儀傳於直蜀告急時，尙有「韓又來侵」之語。惜秦

本紀年表及韓世家俱未之書，故無可借證。第稽諸年

表，惠後九年於韓爲宣惠十七年，是歲無記事，世家

同，止先一年韓與趙魏方爲秦大敗於脩魚，則十七年自

不應反獨攻秦矣。

秦策二及甘茂傳茂論伐宜陽曰，「始儀西并巴蜀之

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李斯傳諫逐客書曰，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此蓋指年表惠前三年拔韓宜

陽事。高誘注謂三川即宜陽，唯於時張儀尙未入秦，不識斯相何爲以

此役歸之？），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兼作上洛或西河之外。如

魏世家「襄王六年，魏敗楚於廛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之文，秦策

四魏敗楚於廛山章則稱「魏效上洛於秦」。同策一楚攻魏章乃共記一事，

而又作「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必入西河之外。

……舉首戰勝威王，魏……果獻西河之外」是也），南取漢中」（時上庸

殆爲漢中之別名，如楚世家「懷王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

中以和楚。……新尚……謂夫人鄭袖曰，秦……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

是也）。茂等於秦取諸地之次序所舉一致，此必各本當

時事蹟之先後而叙列。魏盡入上郡，於秦本紀見惠前十

年；取楚漢中則在後元十三年。依次第言，并巴蜀既置

於彼二事之前，則其時際定在最先，當可想見。

史漢西南夷傳云，「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

循江上略巴蜀，……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莊躋定巴蜀及欲歸報於何時，以別無所見，固不可攷；而按表楚威即卒於惠前九年，則秦奪楚巴至遲弗能逾茲際。參之儀傳，時事恰合。若惠後九年，於楚已懷十三年，莊躋似不應出師若許年始擬還楚；仍當在楚威未卒之頃方是。

依上三證，可知秦舉巴蜀應在惠前九年，紀表乃錯簡。推原其故，蓋因時際雖有前後元之別，而年數則適各爲九，或復緣史文流傳散亂，後人釐定而誤。不然，儀傳之叙事期間無非斷自年表，而表則太史公據秦記以箸者，表若已譌，則傳安從反得其真。足徵原必俱在惠前九年，非史公之失。且此罅漏甚爲顯著，然古人考論之者，止以索隱與正義爲始；更前若徐廣裴駟，則尙弗聞察及。然亦未必即爲二氏之忽略，殆當時文猶完整，至隋唐乃乖舊序爾。

時賢馬培棠氏所箸巴蜀歸秦攷（見本刊第二卷第二期）亦云，「秦滅巴蜀宜在惠文王初元八年」，但舉證則未涉及與當時巴蜀相關之事；且因儀傳「苴蜀相攻擊」上「張儀既相秦」，及秦本紀惠後元八年「張儀復相秦」之文，

謂後元是初元，復相是初相，儀實於惠前八年未取巴蜀之先即已相秦。又如上所引「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二語，馬氏云，「四宜作六，六篆文作六，而晚周別字之四又作六，與六極相以，因而致譌。……司馬遷據舊文定史記，誤六爲四」。此緣儀若初相於惠前八年，則至十三年儀立惠王爲王，首尾恰爲六年，以爲實其上說之據，竝證史原謂儀初相於惠前十年之失當。

按馬氏後二說恐未是，因「張儀既相秦」句下尙有「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諸語，繼始作「苴蜀相攻擊」云云。故「張儀既相秦」一語并非叙事文，乃純爲引出告楚相辭而設。此處三十六字，係預書未來，爲反插筆，用以回應上文「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答掠數百」之事而作一結束。若論其實際，却應繼於惠前十年儀初相秦後；自「苴蜀相攻擊」起，則爲別叙一事，與上文絕不相涉；弗宜因彼置此上，便謂其事在前。今馬氏於引傳文輕將儀告楚相辭刪去，逕改作張儀既爲相，「苴蜀相攻擊」云云，驟睹之遂一若事相先

後，儀誠初相於秦取巴蜀之前者；按其實則既未將史公著筆命意及行文段落分辨清晰，復強改儀傳之「四」字作「六」，本紀之後元八年爲初元，以自圓其說，因致一誤再誤。吾人試一檢點原傳，便是非自見。故所發問題根本不能成立。

又儀初相於惠前十年，不徒見於紀表及傳，同歲如與斯事豪無關涉之楚世家，於懷王元年亦云，「張儀始相秦」，及趙肅侯二十二年，韓宣惠五年，並稱「張儀相秦」，其間尤以於楚文特標出一「始」字，較紀傳所書且格外肯定顯明。此蓋史公於秦記外尙別有所本，故著字若是確切而獨異，亦可證儀初相必不在惠前八年。

皖贛鄂省界將重行劃定

以揚子江爲界令內部三省府會商呈核施行

【本社三日南京專電】行政院三日晨九時開第二二八次會議，孔副院長提議，揚子江北岸皖贛鄂三省省界參差錯落，於一切行政措施殊多牽掣，而在水利行政方面尤爲顯著。今夏江水盛漲，漢口以下幹堤馬華堤之潰決，即因省界失當所致。擬將該處三省省界重行劃定，以揚子江爲界。請令由內部及皖贛鄂三省府迅即會商辦法，呈院核定施行案。議決，令內部及皖贛鄂三省府迅即會商辦法，呈院核定施行。

(九，四，北平晨報)

由上所證，可知紀傳文俱未誤，馬氏「四宜作六」之說固無待置辨。第古昔文字，亦非體式全無區別，可以任意雜廁並用者。氏既知「夬爲晚周別字」(按諸說文，云爲古文)而「夬爲小篆」，二字縱相似，然一古一今，何能執以相證。漢書藝文志於叙小學家云，「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足見漢代對於字體審辨之精嚴。以司馬遷之博覽，且身職其事，何至於所據舊文爲某體書俱弗能鑒別，竟誤識篆文爲古字乎！此未免誣之過甚矣。

三省劃界案

內部俟奉到院令後催三省府派員會勘

【南京四日下午十時專電】孔祥熙以長江北岸皖贛鄂交界處，參差錯落，水利行政極受影響，特向院會提議，重劃三省省界。經決議交內政部會同三省府迅商辦法，呈院核定。茲查三省溯江交界，犬牙相錯，情形極複雜，關係長江堤防，至大且鉅。聞內部擬俟奉院令後，即將三省府派定負責代表，從事勘察，會商訂定重劃省境方案，呈院核定，以免來年堤防再受省界參差責任不專之影響。

(九，五，北平晨報)

西南新發現古物對滇緬劃界有貢獻

滇徵集文獻專員離滇南返

向各省先後徵得千百餘種

發現漢金及孟璇碑證明漢時滇已開化

雲南省政府前為搜集該省文獻，存儲昆明省立圖書館以供後人景仰觀摩起見，特派該省著名史地學者張希魯，方繼仙二氏，出發至國內各省搜集。張方二氏於二月上旬離滇，經粵魯江浙湘鄂冀豫晉陝等十餘省，計共搜集得該省歷代文人之著作約千餘種，於日前分裝數十箱，由二氏押運來滬，於昨日搭招商局海元輪南下赴港，取道安南返滇，向政府復命。記者特以西南新發現之古物叩詢張氏於旅次，承答如下：

新發現古物之價值

張氏首謂西南所受文化之時代，在南方為最遲；其地位又與英法兩強相接壤，故其現時在邊防上之價值殊為重要。滇省年來時有古物發現，其數量較在南方各省中為特多，而所發見之古物在年齒上又特古，兼之又均為中國古代文化之遺跡，是則殊堪告慰國人並請國人注意者也。滇省邊境之片馬江心坡，果敢縣諸地，久被英人垂涎，指為地屬緬甸，予以侵佔。而我國於永昌騰越公署內發見之元明以來各地所存公文檔案，均確切證明上列各地為我國所有之土地，故現時此項古物成為吾國與英交涉時最好之寶物。舉一例，古物在雲南之價值，不僅以之賞玩，更利賴之以證實雲南之史地。雲南歷史文字記載素不詳明，自有古物發現，乃可彌補此項缺憾。

古物均富歷史價值

雲南近年來所陸續發現之古物頗多，其最值得介紹者，一為東晉殘碑及明代三保太監鄭和代其父所立碑。東晉殘碑雖剝蝕太多，然確為六朝古物。鄭和碑雖年代不久，然鄭氏本身為世界有數航海家，足與麥哲倫分庭抗禮，此碑在昆明發現後，明史本傳所未能列入者因此碑乃得補其殘缺。一為關於西南之開發有重大關係之唐摩崖，對於雲南通東史跡，有相當價值。一為在昭通發現之漢碑，孟璇碑，此碑發現後，乃證明雲南在漢時已大開化，而證明史傳清雍正間開始改土歸流者，乃非事實。一為發掘梁堆，獲得古物頗多，均在雲南文化史上佔一重要地位。一為漢金之發現，蓋西南發現之古物，向石多而金少，即有亦僅止於銅鼓，最近兩年

內任滇東發現之漢金，較之過去所有，不可謂非驚人之事。由此可證明全國漢金大多數鑄於西南，此事有漢誌上最多之地名「朱提」「堂狼」兩處可作證據。總之西南古物近時益出益多，益出益多。惟是古物雖多，而研究者太少，是則有待於今後各方之努力。

(廿四，七，四，上海晨報)

財部謀救濟南洋僑胞

已將許建屏考察報告詳加研究

僑胞有一部分擬挾資歸國投資

南洋一帶我僑胞向占有經濟上之特殊勢力，年來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漸見低落，關係我國社會經濟至鉅，故財政部前曾派員前往調查，以資救濟。中央社記者為明瞭該地僑胞經濟衰落現狀起見，以此向本埠僑務界方面探詢，茲分誌其各情如次：

昔年狀況

南洋大小各島，距離我國粵海岸甚近，故我國僑胞前往謀生者甚眾，以勤苦善於經營，類多赤手而往，滿載而歸，數百年來已握有該地金融上優勝勢力。僑胞之旅居南洋各埠，數達一千萬以上，大都業商，年有盈餘，在昔年匯寄祖國，最多者數達一萬萬二千萬海關兩，為國內社會整個金融上一大幫助。僑胞富於愛國心，對於國內各種捐款，尤踴躍輸將，陸續匯款歸國，亦不在少數。但最近五六年來，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及富地之種種壓迫，以致年見低落，因之近年匯款歸國亦年見減少，其影響所及實非淺鮮也。

衰落原因

僑商陳嘉庚之倒閉，以及各僑商營業之衰落，果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促成之者，未始非受各地當局之壓迫所致也。日英貨品之積極傾銷，同時限制華貨進口，此其一。增加華僑人口稅率，以限制華僑入境，此其二。凡此種種，都足以使華僑經濟上日漸衰落，亟須加以救濟者也。

財部救濟

財政部長孔祥熙氏，鑒於南洋華僑經濟衰落日甚，關係我國整個社會經濟至鉅，為謀救濟計，曾特派該部總務司長許建屏前往考察。許氏返國後，即將考察所得，彙編報告呈部。茲悉財部已將許氏報告詳加研究，以資救濟。據本埠僑務機關方面消息，南洋僑胞經濟衰落之亟待救濟，誠屬刻不容緩，惟救濟辦法當從長計議，蓋茲事體大，實不易着手。僑胞方面已有一部份鑒於上述原因，擬挾資返國，向國內實業界投資者，想繼起必眾也云。

(廿四，八，十五，上海晨報)

關於公孫氏帶方郡之設置與曹魏樂浪帶方兩郡(一)

日本池內宏著 侯庸譯

後漢獻帝建安九年(A.D.204)，公孫度之子康繼其父爲遼東王，當高句麗王伊夷模(三國史記，高句麗紀之山上王延優)即位之初，出兵攻破修佳江(沸流水)流域之高句麗國都，且援王位競爭者伊夷模之兄拔奇(高句麗紀之曷曷，助長其內亂，使伊夷模不得不遷都于鴨綠江畔之丸都城。彼不僅於遼東之東方如此抑制高句麗勢力，向南且擴張至於朝鮮半島，收樂浪郡爲己有。帶方新郡即建設於此種意義下也。魏志(卷三〇)韓傳有云：

桓靈之末，韓濊彌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與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

所謂桓靈之末，即公孫度崛起遼東時。當時韓濊等，樂浪郡之南方及東南方之夷貊所以跋扈者，中國勢力因內部兵亂不能及半島也。所謂「不能制」之郡縣者，即前漢昭帝時三郡(樂浪，臨屯，玄菟)合併以後，半島上所餘

唯一之樂浪郡也。因之公孫康於本郡屯有縣以南部分新設帶方郡，同時用兵伐韓濊，使郡縣統治入於鞏固狀態。樂浪郡自後漢光武帝放棄沃沮及濊所住地之一部之天租(即沃沮)以下七縣——即所謂嶺東七縣——以來，惟統朝鮮，誦郡，浪水，含資，占蟬(即黏蟬)，遂城(即遂成)，增地，帶方，曠望，海冥，列口，長岑，屯有，昭明，鏤方，提奚，渾彌，樂都等十八縣(二)。今新郡帶方所屬者，其中含資，帶方，海冥，列口，長岑，提奚六縣，及不詳爲新設抑或改名之南新一縣；郡治所在地則爲帶方縣(今之京城附近)(三)。而帶方郡北境似爲劃大同江流域南邊之慈悲嶺山脈，故分割以後樂浪郡所屬縣中之最南者——屯有縣，當比定於今黃海道黃州附近也。

帶方郡分置以前，屯有縣以南地方爲何謂之荒地？於此將略加考察，予以解釋。所謂荒地，蓋指樂浪郡南邊之韓族與東邊之濊族之侵入而成荒亂狀態之部分。然

則，其地祇荒亂，置郡之際，果不見漢人及夷貊之占住者乎？依前文「桓靈之末，韓濊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之文觀之信然。蓋此文旨趣，乃對韓濊兩族之強盛，樂浪郡縣無力，郡內漢民多流入韓國——即韓族本地而言。然倘韓濊兩族之強盛，換言之，即侵入郡內爲事實，被其侵掠之漢人自無更流移夷貊本土之理，則「流入」二字之使用恐有錯誤，實謂自樂浪郡鄰境侵入之韓濊之跳梁跋扈。就郡內漢人言之，即謂其沒入夷貊勢力之內耳。其沒入地方當爲與二族直接接壤之樂浪郡南半。倘若如是，則所謂「屯有縣以南荒地」，並非土著之漢人散居，韓濊人亦不見出沒之荒地，實可解爲形容此等夷狄占有之下，郡縣統治秩序全被破壞之亂雜狀態。其後帶方郡分置之際，自遼東所遣諸將（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與兵伐韓濊，舊民稍出」。蓋以兵力逐韓濊等占住者歸彼等本土，同時安堵漢人之喪失居處者，或解放被囚虜者，一言以蔽之，即恢復舊土也。

由是觀之，則帶方郡分置事情更清晰地浮現於吾人腦海。方公孫康之擴其勢力於半島而欲占有之，且拒強

盛之韓濊之侵入以安樂浪南半，控制彼等，則郡治位置不無稍稍偏於北方之憾。故陞帶方縣爲帶方郡，割屯有以南六七縣屬之也。

據前揭魏志之文，帶方郡設置結果，倭韓隨爲本郡所屬。茲述此語之意義。

公孫康死於魏文帝黃初二年（A.D.211）以前，弟恭被衆推爲遼東太守。康子晃淵等年少，然恭亦病弱，不能治國，至明帝太和二年（A.D.238）位遂被淵所奪（四）。此時三國分爭，吳王孫權欲引淵爲外援，黃初二年（魏太和三年）自稱皇帝時，自海上遣使遼東；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又通使聘。淵亦報聘，權喜，厚其贈遺，遣張彌，許晏等來襄平（今之遼陽）。於是淵將其一行四百許人分置遼東諸縣及玄菟郡，斬張彌許晏等首級送於魏（五）。權此次遣使目的爲聯淵以拒魏，而淵則不與遠方之吳，乃取親魏之態度焉。魏封淵爲樂浪公。然魏固不願永遠容認遼東之獨立勢力。景初元年（A.D.237）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率大軍屯於遼東南境，以明帝璽書徵公孫淵。淵不之應，於近太子河河口之遼隊逆擊魏軍；及儉等以失利退還，乃自立，稱燕王。翌景初二年（A.D.238）遼東

征伐之役隨起，司馬懿之大軍圍淵於襄平，大破之，遂滅公孫氏^(六)。

此次戰役結果，遼東及朝鮮半島之公孫氏領土悉歸魏有，即魏志明帝紀中所云「海東諸郡平」及公孫度傳中之「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但傳中詳記者爲進擊遼東方面之魏軍行動，無記討平樂浪帶方兩郡文字。依魏志東夷傳敘語「景初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之語，二郡經略似由海上直渡半島，別爲一軍也。

韓傳之文又惹吾人注意。前記帶方郡分置條之末尾云「是後，倭韓遂屬帶方」，其下續云：

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郡?)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帶方)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與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景初中……越海定二郡」與東夷傳敘所言爲一事。帶方太守劉昕及樂浪太守鮮于嗣，蓋非魏出兵二郡^(景初二)年以前已居官，乃與水軍之渡同時任命也。後漢末公孫康帶方郡分置結果之「倭韓遂屬帶方」與韓傳前文^(韓)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之文義相接。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之燕條有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日本九州地方土民，自前漢時顯然已通中國。依「樂浪海中」所示倭國所在察之，其交涉在樂浪郡，或經由樂浪郡行之，蓋樂浪郡在倭人與漢朝廷中間掌管倭人之朝貢也。此不獨就倭人言，即韓國人之朝貢亦得云爾，同時——韓國人朝貢較頻繁——推知後漢時代亦必同矣^(七)。魏志中所謂「漢時，韓屬樂浪郡，四時朝謁」云者必爲敘此關係。然則帶方郡設置結果之「倭韓遂屬帶方」，專言朝貢之事，即從來樂浪郡所管者移之於新郡之意，因新郡地理上之位置使然也。

由是言之，倘注意「諸韓國臣智」云云之文，知乃指二郡歸魏有之後，韓諸部落朝貢狀態而言。而其授韓人之會長——臣智爲酋帥之大者之稱——以邑君，邑長等印綬，或賜與衣幘而來帶方郡之下戶^(公孫氏之舊)

斯可知矣。易言之，即「下戶詣郡朝謁」之郡必爲帶方郡。且漢代樂浪郡與韓國人之關係，由他方面朝貢管掌事實亦可類推。閱魏志之高句麗傳中「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自前漢至後漢中世——高句麗王宮時代——之玄菟郡治，在渾河上流與京附近）。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受朝服衣幘者之名簿）。後稍驕恣，不復詣郡（疑與京附近之玄菟郡治退却於奉天近，蓋王宮以後矣）。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瀆；溝瀆者，句麗名城也」，漢世高句麗之朝貢，主由遼東玄菟郡管掌即高句麗爲玄菟郡所屬。與「漢時，韓屬樂浪郡，四時朝謁」云者同一意義。故當時之樂浪郡與之相並，同掌管韓國人朝貢事，殆無容疑。

是則公孫康分割樂浪郡之結果，掌管韓國人朝貢之權能，由樂浪郡移於帶方郡，二郡歸魏有後亦暫仍其舊。於是有分諸韓國爲一，使其半朝貢於樂浪郡之新制。即韓傳所云「部從事吳林（部爲郡之誤，帶方部從事爲帶方太守之從事官）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是也。辰韓八國之辰韓，如韓傳所記，本分爲十二國，帶方郡所屬遂減去四國。然韓族辰韓之外尙有馬韓

及弁韓。前者分五十四國；後者分十二國。其國名亦一爲魏人所知。蓋不惟辰韓，此等諸韓國之酋長亦各各朝貢於帶方郡（八）。至此次變革時如何區分，今無從得知焉。

最後必須考察者，爲隨伴上記之處置而激起之韓國人之叛亂。依「吏譚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之文，則魏郡吏所傳變革趣旨，由通譯者不正確地傳之於辰韓臣智（酋帥），致激韓人之忿。惟韓人如何思考而憤怒，其詳不可推測。崎離營究何所在亦不得知。然其叛亂似相當大，帶方樂浪兩郡之太守親自率兵出征，帶方太守弓遵且戰死，其結局「二郡遂滅韓」。總之，以二郡之力鎮定之，但「滅韓」二字未免誇大耳。於此更有可資參考之記事，此次叛亂雖未記明其年代，如故那珂博士所指摘，當在正始七八年之交（九）。正始六年弓遵之消息，由魏志之滅傳中「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領東爲嶺東，江原道脊梁山脈東側細長海邊地方之稱）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可知。又觀倭人傳中之「正始元年（帶方）太守弓遵……其八年，太守王順到官」，王順必承弓遵之後爲帶方太

守，故弓遵戰死之年可以推定爲正始七年頃。據魏志（八卷）之毋丘儉傳，正始六年從事高句麗之征伐時，王頎爲玄菟郡太守，亦助成此推定。於此吾人對魏志（卷四）齊王芳紀中之——

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麗，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

必不能不與以注意。依此文，韓那奚等數十國似爲被毋丘儉所伐之濊貊諸部落；然果如是乎？毋丘儉高句麗征伐之役之詳細考察，俟諸他日，其征伐在正始五年及六年，齊王芳紀繫之於七年，誤也。上記濊傳之文所謂六年之濊征伐，亦成爲所謂高句麗戰役之一部；玄菟郡太守王頎追擊奔至沃沮之高句麗王位宮時，樂浪帶方二郡之太守（劉茂，弓遵）攻伐沃沮及服屬高句麗之嶺東地方濊（貊）諸部落。然則齊王芳紀之「討濊貊皆破之」之文提前一年（正始六年），不正可以比定此次濊之征伐乎？然而降於二郡太守之濊貊君長曰不耐侯等——後漢不耐，華麗，沃沮等嶺東地方夷狄君長，依前代七縣之名，被封爲縣侯——故齊王芳紀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固可

認爲與此異也。余分別此等數十國降服一條，與前文毋丘儉征伐之記事，同時以之爲正始七年之事實，且將「韓那奚等數十國」解作「韓之那奚以下數十國」，此一條即爲使帶方太守戰死及韓人叛亂之終局之具體記事。易言之，與毋丘儉之高句麗征伐及濊之征伐無何等關係之韓國人之叛亂爲一年後之正始七年中（A. D. 246），即自魏占有樂浪帶方二郡之景初二年約九年以後所起之事變，而韓傳中所謂「二郡遂滅韓」，不外那奚諸韓國之酋帥舉部落降服。揭載於韓傳中之辰韓十二國之一爲冉奚，蓋因「冉」與「那」文字之易於誤寫，那奚與冉奚比定亦屬可能（任何一方傳寫之誤）。至於叛亂範圍如何，若以降服之國數爲數十，則對辰韓十二國約當其若干倍。但，既因使辰韓之八國分屬樂浪郡而激起叛亂，至少認爲辰韓以外諸韓國不之與爲穩當。所謂那奚數十國，蓋將可適用於大部落之「國」之稱，亦用於其內之小部落，而漠然計之之數字也（十）。

〔附記〕 敘述魏與半島二部之關係中，註明附言倭之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由帶方郡始通於魏之在魏領有半島之翌年（景初三年）。魏志之倭人傳有云「景初二

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帶方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洛陽）。其年十二月，〔明帝〕詔書報倭女王曰「云云，如菅政友氏所指摘，二年爲三年之誤，日本書紀之神功皇后三十九年條註引魏志此條爲三年。梁書（卷五四）東夷傳倭條有「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亦可作參考（十一）。但帶方郡與邪馬臺國或其他倭諸國之交涉蓋不始於此時，公孫氏時代當已有之矣。

註——

- 一，本文載於日本弘文堂書房出版之內藤博士頌壽紀念史學論叢，頁一——十二。
- 二，後漢書卷三三郡國志。
- 三，晉書卷一四帶方郡條參照。
- 四，魏志卷八公孫度傳。
- 五，吳志卷二孫權傳及嘉禾二年條所引吳志。
- 六，魏志明帝紀及公孫度傳。
- 七，後漢書（卷八五）之韓傳有云「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提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提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

時朝謁」，足爲此推測之一証。廉斯，依魏志韓傳註引魏略文，爲辰韓部落名。

八，韓傳辰韓條末云「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其次弁辰（弁韓）條「弁辰亦十二國」語下雜列弁辰及辰韓「合二十四國」之名稱（因廿五國有重複者），此蓋據朝

乎？次條所云「弁韓與辰韓雜居」，蓋因此而起之修史家——魏略撰者魚豢或魏志編者陳壽——之意見。

九，那珂通世遺書，外交釋史卷二，八一頁。

十，併載弁辰辰韓國名之魏志韓傳文首云，「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是國各有諸小邑，弁辰辰韓皆同。

十一，菅政友全集，漢籍倭人考，三二六頁。

中國地方志考

張國淦

蒲圻張石公先生研治地理之學，發憤忘食，蓋數十年如一朝。收集方輿圖籍之富，甲於舊都諸藏書家。徧求各省府縣古今志書而讀之，並輯集其佚著之散見於羣籍者，以及序跋評論之屬，一字之涉，咸所不遺，作中國地方志考數百卷，與宜都楊慎吾先生之歷代輿地圖，可謂泰華並峙者矣。其省志部分，已寫定，交上海商務印書館付印，題曰「省志叙錄」，將出版。而府縣志乘之材，浩博無涘，殺青未易。先生既獎掖本會同人之工作，捐屋以資研究，爰應頤剛等之請求，重為整理，精錄府縣志之目錄，序論兩部分，交本刊按期發表，自本期始。凡文字過多者，府與屬縣各占一期；否則合刊之。首舉江寧府者，為其為今日建都地也。題「江蘇省一」者，其「一」即省志也。署「舊江寧府」者，示不與今制溷也。以後叙次並視此。本會同人有志研究，而自慙弱植，未能大有所成，得先進如先生者以為之導師，復出其所著以為本會工作之基礎，豈非一大幸事耶！特本刊限于經費，篇幅不多，但可登此節本，未得使讀者一時盡見先生宮室之美，引為深憾。雖然，同人苟以不懈之精神獲得社會之同情與碩彥之補助，他日由本會彙刊先生全書，固非不可期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顧頤剛記。

江蘇省一

舊江寧府

志目

- 丹陽記 宋山謙之纂 佚 金谿王氏漢魏遺書鈔輯本
- 秣陵記二卷 唐書藝文志二 佚
- 丹陽郡圖經 昭明文選二十，又二十二注引 佚
- 金陵圖經 太平御覽經史綱目，又太平寰宇記九十江南東道昇州引 佚
- 江寧圖經 太平御覽經史綱目 佚

建康圖經 太平寰宇記九十江南東道昇州引 佚

□□舊圖經 輿地紀勝十七江南東路建康府引 佚

□□圖經 宋大中祥符口年 金陵新志新舊志引用古今書目 佚

金陵記 太平寰宇記九十江南東道昇州引 佚

金陵記 宋沈立纂 宋史藝文志二 佚

金陵地記六卷 宋黃元之纂 宋史藝文志二 佚

江左記三卷 宋張參纂 宋史藝文志二 佚

建康記 嘉慶府志五十五 佚

建康志十卷 宋乾道五年 知建康府史正志修 佚

建康續志十卷 慶元六年 知建康府吳瑀修 佚

建康志五十卷 景定二年 知建康府馬光祖修幹官周應合纂 清嘉慶

六年仿宋景定刊本

集慶路續志□卷 元天歷二年 南臺御史趙世延修郡人臧光纂 佚

金陵新志十五卷 至正元年 奉天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纂 四庫著錄

國學圖書館至正六年刊本金陵圖書館存卷一至十三；北平圖書館

存卷一，二，四，六，十一，十三下，十四，十五，又存卷四至十

五，又明初抄本存卷一，二，四，五。

應天府志五册 文淵閣書目十九舊志 佚

應天府志 文淵閣書目二十新志 佚

應天府志□卷 明正德十四年 知府白圻龔弘府丞許庭光寇天敘修上

元徐霖等纂 未見

應天府志三十二卷 萬曆五年 府尹汪宗伊程嗣功修教授王一化纂

四庫存目 日本內閣文庫萬曆刊本

江寧府志三十四卷 清康熙七年 知府陳開虞修江寧張怡纂 國學

圖書館金陵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康熙刊本又嘉慶七年補刊本

江寧府志三十四卷 康熙二十年 知府于成龍纂修 北平舊抄本

缺卷一，二，三，三十至三十三。

江寧府志五十六卷 嘉慶十六年 知府呂燕昭修桐城姚鼐纂 嘉慶

刊本文光緒重刊本

續纂江寧府志十五卷 光緒七年 知府蔣啓勳趙佑宸修江寧汪士鐸

纂 光緒刊本

敘論

右江寧府志。江寧：自周，戰國，楚曰金陵（太平廣

字記昇州引金陵圖經云：『昔楚威王見此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故

曰金陵』；秦改金陵為秣陵；漢元封二年改丹陽郡，屬

揚州；唐至德二載置江寧郡，乾元元年改昇州，上元二

年廢，光啓三年復；宋初為昇州，天禧二年陞江寧府，

建炎三年改建康府；元初為建康路，天歷二年改集慶

路；明改應天府；清改江寧府。故江寧志唐以前曰丹

陽，曰秣陵；宋曰建康；元曰集慶路，其沿舊稱者曰金

陵（凡關地理書，大半曰金陵）；明曰應天府；清曰江寧府。

今可考者：宋山謙之有丹陽記，昭明文選注，太平

寰宇記，輿地紀勝諸書引之；亦有引丹陽記，無山謙之

名者，自漢末至唐初江寧俱號丹陽郡，似丹陽記不盡為

謙之一人所纂，莫可考矣。（萬曆溧陽縣志引山謙之丹陽記，當

是轉錄。）秣陵記二卷，見唐書藝文志；而宋史藝文志未

錄，國史經籍志有之，果是書至明尚存歟？凡此可確知

爲唐以前之書。

其以『圖經』名者：有丹陽郡圖經，昭明文選注引之（當在唐或唐以前）；有金陵圖經，江寧圖經，太平御覽引之（亦作金陵圖，江寧圖；又有單稱圖經者）；有建康圖經，太平寰宇記引之（以上當在宋太平興國雍熙以前）；有舊圖經，輿地紀勝引之（紀勝並引金陵圖經，又有單稱圖經者）；又有祥符圖經，景定建康志引之。祥符圖經當是李宗諤纂，與直齋書錄解題，蘇州，越州，黃州圖經同（正德萬曆江寧縣志，嘉靖六合縣志均引祥符圖經，當是轉錄）。其以『記』名者：有金陵記，太平寰宇記引之（此在太平興國以前，非沈立金陵記）；有宋沈立金陵記，張參江左記（俱見宋史藝文志地理類），有建康記（見舊志，嘉慶府志藝文引）。康熙府志引書，有沈立金陵記。其江左記，建康記，僅僅存目而已。（此外許嵩建康實錄唐志入雜史類；張敦頤六朝事迹類編二卷，宋志作張養正六朝事迹十四卷，入故事類；此二書雖爲後修志者所本，今其書並存，究非地志體。又江南志二十卷，宋志入別史類；徐鉉湯悅江南錄十卷，鄭文寶江表錄二卷，宋志入霸史類；似此者茲併未錄。）凡此皆在北宋以前。

至南宋以後乃可依年次敘之，凡三修。乾道五年，

知建康府史正志修建康志十卷（通稱乾道建康志）。更三十

一年爲慶元六年，知建康府吳琚修建康續志十卷（通稱慶

元建康志）。慶元志，據郡人朱舜庸金陵事十卷而訂証詮

次之，目曰建康續志；舜庸書原名金陵事，其以建康續

志爲朱舜庸作者，固近混淆，而同治上江兩縣志以金陵

事作爲金陵遺事，亦非是（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見宋史藝文

志）。萬曆江寧溧水兩縣志引乾道志，國史經籍志並錄

兩志，似明時尚有是書（以上今俱佚）。更六十一年爲景定

二年，知建康府馬光祖屬幹官周應合纂建康志五十卷（通

稱景定建康志）。其爲類，凡留都錄四；地理圖十四；表

十；曰世表，曰年表（志後傳前）；志十；曰疆域，曰山川，

曰城闕，曰官守，曰儒學，曰文籍，曰武衛，曰田賦，

曰風土，曰祠祀；古今人傳十；終拾遺。據周應合序：

留都錄，地理圖，年表，官守志，儒學志，文籍志，武

衛志，田賦志，古今人表傳，拾遺，皆乾道慶元兩志之

所無而創爲之；疆域志，山川志，城闕志，祠祀志，因

前志所有者十之四，增其所無者十之六。是此書承乾道

慶元兩志之後，雖因實創，而其入局修纂之初，條上四

事；一定凡例，二分事任，三廣搜訪，四詳參訂，修志

者舍是末由矣。元明路府諸志，俱依據是志，至康熙修府志時，則未得見（周亮工序，宋馬制使光祖景定建康志最爲詳洽，今既不可得見），不能不爲陳志矣（今佚）。

元凡二修。自景定二年，更六十八年爲天歷二年，

南臺御史趙世延屬郡人戚光纂集應路續志口卷。曰續志者，據景定志廣續爲之。正德江寧縣志引戚氏曰，是明

時尙有是書（康熙府志引戚氏曰當是轉錄，今佚）。更十三年爲

至正元年，奉天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纂金陵新志十五卷

（通稱至元金陵志，省稱金陵志）。其爲類，凡地理圖十八；通

紀一；世年表三；志十：曰疆域，曰山川，曰官守，曰

田賦，曰民俗，曰學校，曰兵防，曰祠祀，曰古蹟，曰

人物；終撫遺，論辨。維時因集慶續志改竄舊例，乃增

輯是書，以繼景定志之後，故其體例略依景定志。而元

代故實，則本集慶續志及路州司縣呈報事蹟。後來修志

者未得景定志，大都以是志爲藍本也。

明凡四修。應天府志六冊，見文淵目舊志，當是洪

武年修；應天府志，見文淵目新志，當是永樂年修（今俱

佚）。洪武永樂兩朝志，今可知者僅百之一二，而文淵目

舊新志，錄至千百餘部，竊不解永樂以後修志者何以

俱謂舊未有志也？至正德口年，知府白圻襲弘，府丞許庭光，延上元徐霖等纂應天府志口卷；初曰南京志草，十四年，府丞寇天叙乃取舊稿仍由徐霖等修飾成集（今未見）。更五十六年爲萬歷五年，先是府尹汪宗伊屬教授王一化等纂應天府志，未竣，府尹程嗣功繼之，纂成三十二卷（通稱汪志）。其爲類：凡紀三，表九，志十一，傳九。援據頗爲賅洽（據四庫總目）。

清凡四修（順治五年，知府林天擊就應天府改名江寧府志，據其

自序，雖云重加蒐輯，並未重修）。康熙六年，知府陳開虞延

江寧張怡修江寧府志三十四卷（通稱陳志）。首圖七十三。

其爲類，凡表三：曰沿革，曰科貢，曰歷官；志十：曰

疆域，曰山水，曰建置，曰賦役，曰學校，曰古蹟，曰

灾祥，曰祠祀，曰寺觀；傳二：曰官蹟，曰人物（其次第

前後雜出）；終撫佚。是書第據至正志，萬歷志，並以部

頒秦豫二志爲式。重刊景定志費淳序：陳志考證疏陋，

刪落唐宋碑碣尤多，似未見景定志而爲之者。然在康熙

之初距萬歷修志已八十餘年，且時值鼎革後，得此多方

蒐索，詮次成書，亦非他郡所能強爲也。康熙二十口

年，知府于成龍修江寧府志三十四卷。是志僅有抄本，

卷帙不全。其目次略依陳志，而事實亦無甚異同。曰于成龍修者，據是志歷官表，知府止於康熙二十一年于成龍也。自是書未見以前，俱不知陳志後之尚有于志矣。

更一百二十〇年爲嘉慶十六年，知府呂燕昭延桐城姚第纂江寧府志五十六卷（通稱姚志，亦稱呂志）。首天章，次輿圖八；其爲類凡十七：曰疆域，曰分野，曰沿革，曰山水，曰古蹟，曰風俗物產，曰祠廟，曰賦役，曰學校，曰武備，曰驛遞，曰秩官，曰名宦，曰人物，曰金石，曰藝文；表三：曰古今紀年事，曰秩官，曰科貢。是書詳於乾隆四十年賦役全書，而略於人物，盡刪秦淮游晏及無益詩文。人第知桐城古文特成宗派，而不知其纂輯是書重民生而輕文藝，陸隴其靈壽縣志號稱名著，其最詳者迺在賦役，斯志亦然；先賢後賢，其揆一已。更六十年爲光緒七年，知府蔣啟勳，趙佑宸，延郡人汪士鐸

江寧府志見存卷目異同表一

據景定建康志次第

景定建康志	序
至正金陵新志	序
修志文移	表，牋，宣諭

續纂江寧府志十五卷（通稱汪志）。首圖說七，其爲類凡九：曰田賦，曰軍制，曰祠祀，曰學校，曰實政，曰建置，曰名蹟，曰藝文，曰人物；表四：曰大事，曰秩官，曰科貢，曰兵事；終拾補。是書廣續嘉慶志，以補七十年之事蹟。士鐸深於禮經，復精輿地之學，故其書簡覈有要，其義例則以姚志爲先導也。

要之金陵自昔爲重鎮，自六朝以來代有作者。北宋以前俱已佚亡。自南宋以後修凡十三次：佚者五，未見者一，存者七。綜其先後相承之序，明清以後，大都依據丹陽記，建康志，金陵新志，萬歷志，以迄於康熙志，並後之嘉慶志，光緒志，並輔翼以建康實錄，六朝事迹類編，洪武金陵圖志，金陵世紀，金陵人物志諸書。其中如景定周志之賅博，嘉慶姚志之謹嚴，府制雖更而志乘不廢，後來修志者當亦知所取法矣。

目錄	留都錄	修志本末職名
		新舊志引用古今書目
		總目

宮城圖，行宮紀載，行宮規制，行宮都守，行宮匙鑰司，養種園 一

詔令 二三
御製，御書 四

建康圖 五

建康表 世表年表六至十四

疆域志 十五十六

地爲都，地爲治所，地所屬分野，地所屬國，地所屬州，地所屬郡，地所置僑郡，地所置府，地所統縣，地所接四境 十五

鎮市，鄉村，坊里，巷陌附，舖遞，道路，橋航，津渡，堰埭 十六

山川志 十七至十九

山阜，岡嶺，峴坡堆附 十七
江湖，淮附，溪澗 十八
河港，溝瀆，池塘，井泉，諸水，巖洞，洲浦，磯汀夾沙附 十九

城闕志 二十至二十三

古城郭，今城郭，門闕 二十
古宮殿，樓閣，堂館，齋附 二十一
亭軒，臺觀，園苑 二十二
諸倉，諸庫，務場，藥局，雪窖，獄犴，營寨，廬院 二十三

地理圖 一

金陵通紀 二

金陵世年表 三

疆域志 四

歷代沿革，地爲都，地爲治所，地爲屬國名，地所屬州名，地所屬郡名，地所置僑郡名，地所置府號，地所統縣名州名，歷代廢縣名，地所接四境。

鎮市，街巷，坊里，舖驛，道路，橋梁，津渡，堰埭，圩岸。

山川志 五

山阜，岡嶺
江湖，溪澗
河港，溝瀆，池塘，井泉，諸水，巖洞，洲浦

古蹟志 十二

城闕

營寨教場 十(兵防志)

官守志 二十四至二十七

府治，通判廳，職官廳，曹官廳 二十四

諸司寓治，都督府，宣撫司，制置司，安撫司 二十五

諸司寓治，總領所，轉運司，侍衛馬軍司，御前都統制司，提領茶監所，提領戶部酒庫所 二十六

諸縣令 二十七

儒學志 二十八至三十二

前代學校興廢，本朝興崇廢學，置教授，增學計，立義莊 二十八

建明道書院 二十九

建諸縣學 三十

祀先賢 三十一

貢士 三十二

文籍志 三十三至三十七

書籍，書版，石刻 三十三

諸論 三十四

奏議，書 三十五

露布，表狀 三十六

詩賦，樂府 三十七

武衛志 三十八三十九

形勢，攻守，江防 三十八

尺籍，器甲，軍裝火攻附，戰艦 三十九

官守志 六

歷代官制，本朝統屬官制，題名 官署 十二(古蹟志)

學校志 九

歷代學制沿革，置經籍，增學計，立義莊，設官，建書院，置縣學，祀先賢，歷代貢士，貢額，貢院，本朝學校，建設書院，州縣學，科第進士，儒籍

論辨 十五

諸國論，奏議，辨放

兵防志 十

歷代形勢，攻守，江防，尺籍，軍籍，戰艦，本朝兵戍

田賦志 四十四至四十一

田數，賦稅 四十

營租，沙租，圩租，蠲賦雜錄 四十一

風土志 四十二至四十三

風俗，民數，災祥，第宅，土

貢，物產 四十二

古陵，諸墓，義阡 四十三

祠祀志 四十四至四十六

古郊廟，社稷，祠廟 四十四

宮觀 四十五

田賦志 七

歷代沿革，本朝田土

民俗志 八

古今戶口，風俗

第宅 十二(古蹟志)

貢賦，物產 七(田賦志)

陵墓，碑碣 十二(古蹟志)

祠祀志 十一

古郊廟，社稷，祠廟

宮觀

寺院 四十六

古今人表 四十七

古今人傳 四十七至四十九

正學傳 四十七

孝悌傳，節義傳，忠勤傳，直臣

傳 四十八

治行傳，耆舊傳，隱德傳，儒雅

傳，貞女傳 四十九

拾遺 五十

寺院

人物志 十三

世譜：郡姓，游宦，封爵

列傳：孝悌，節義，忠勤，治

行，儒林，隱逸，耆舊，儒釋，

方技，列女

撫遺 十四

采輯建康實錄諸史傳記，自吳以

下及南唐趙宋，凡涉江左遺文逸

江寧府志見存卷目異同表二 據嘉慶府志次第

康熙七年府志

康熙二十〇年府志

嘉慶府志

光緒續纂府志

序，原序

詳文

凡例

目錄

圖紀 一二

疆域志 四

災祥志 二十九

沿革表 三

序

修志姓氏

凡例

目錄

天章 一二

輿圖 三

疆域 三

分野 三

沿革 四

序

續纂銜名

續纂凡例

目錄

圖說 一

山水志 五六	古蹟志 二十八	宅墓附	風俗附 四(疆域志)	建置志 七	祠祀志 三十	寺觀志 三十一三十二	賦役志 八至十	學校志 十一	歷官表 十五至十七	封爵附	宦績傳 十八十九									
山川 七八	古蹟 二十四	陵墓 二十五	風俗 六	建置 五	祠祀 二十二	寺觀 二十三	田賦 十二	戶口 十一	水利 十三	學校 十	兵制 十八	歷官表 十四至十六	帝王世系 九	封建附	宦績 十七					
古今紀年事表 五	山水 六七	古蹟 八至十	風俗物產 十一	建置 十二	城池，行宮，官署	雜署公所	祠廟 十三	(在古蹟十)	賦役 十四十五	糧運關稅附	(在賦役十四)	(在山水七)	學校 十六	武備 十七	兵制	江防，馬政	驛遞 十八	秩官 十九	秩官表 二十至二十四	名宦 二十五至二十八
大事表 十	名蹟 八	建置 七	實政 六	祠祀 四	田賦 二	(在名蹟八)	學校 五	軍制 三	兵事表 十三	秩官表 十一	名宦 十四之一(人物)									

科貢表 十二至十四

薦舉附

人物傳 二十至二十三

孝義 二十四

方技 二十六
列女 二十五
釋道 二十七

撫拾 三十三三十四

科貢 十九至二十一

人物 二十六

孝義 二十八

忠節 二十七

文學 二十八

隱逸 二十八

游寓 二十九

藝文 三十四至三十八
撫佚 三十九四十

科貢表 二十九至三十三

人物 三十四至五十一

儒林 三十四

敦行 三十五三十六

忠義 三十七

仕蹟 三十八三十九

文苑 四十

隱逸 四十一

流寓 四十二

技藝 四十三

列女 四十四至五十

仙釋 五十一

金石 五十二五十三

藝文 五十四至五十六

科貢表 十二

人物

駐防 十四之一

儒行 十四之七

先正 十四之二至四

孝友 十四之五

義行 十四之九

忠義貞烈 十四之十至十三

仕蹟 十四之六

文苑 十四之八

寓賢 十四之九

列女 十四之十四

藝文 九
拾補 十五

江寧府縣名沿革表

書名
今縣名
舊府縣名

景定志

建康府

上元縣

至正新志

集慶路

同

康熙七年府志

江寧府

同

康熙二十年府志

同

同

嘉慶府志

同

同

光緒府志

同

同

備

案江寧府民國元年裁，後府並同。

案上元江寧兩縣，江寧府附郭。民國元年上元併入江寧，今國都。

高淳縣	六合縣	江浦縣	溧陽縣	溧水縣	句容縣	江寧縣
			溧陽縣	溧水縣	句容縣	江寧縣
			溧陽州	同	同	同
高淳縣	六合縣	江浦縣	溧陽縣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案溧陽縣，雍正八年改屬鎮江府。			

拙編中國地方志考，意在作一有系統之蒐尋；而漏遺譌誤，仍復不免，窮年兀兀，至今未敢付刊。茲禹貢學會屢次索稿，以原考篇幅過長，祇登志目，考後叙論，並表，藉以就正有道。其中遺誤之處，伏冀閱者詳加指示，即寄由禹貢學會轉交，或逕寄北平西四大紅羅廠十二號，以資改補，至為感幸！

編者附啟。

貽穀督辦內蒙墾務記

孫媛貞

讀過禹貢二卷十二期王同春開發河套記的，都知道開發河套的大偉人，是一個有天才有毅力而不讀書不做官的農夫。憑着他天賦的聰明與堅苦的勞動，才把內蒙荒蕪的牧場開闢成肥沃的農田。當他埋頭苦幹的期間，清朝何嘗有一絲一毫的力量幫助過，但是到事業成功，生產繁盛之後，朝廷上却又眼紅起來；於是在光緒二十七年冬天，慈禧太后正式任命兵部左侍郎貽穀做墾務大臣，到內蒙古去督辦墾務。

貽穀是個精明強幹的滿洲人（吉林省伊通縣人），在幼年時代，非但讀書成績很好，就是對於經商也很內行。後來他考中了鄉舉，家道也漸漸豐富了，於是他就裝滿了錢包到北京去活動做官。當時朝廷上最得勢的大臣是榮祿，所以貽穀竭力想法同他結納，果然不久以後，大為榮祿所親信，聲勢煥赫，權重一時。不幸後來拳匪起事，貽穀很傾向匪團，在朝廷上竭力為他們鼓吹，並且親自當過大隊長，所以事後很受中外人士的指摘，在京城委實有些不安。恰巧這時朝廷有開發內蒙的意思，於

是就派了他去。

貽穀是在光緒二十八年的春天，佩着「欽差印」到內蒙古的。到二十九年，又兼任了「綏遠將軍」與「理藩院尚書」兩個重要職位。於是內蒙的政權差不多完全操縱在他一人的手裏。論辦事，可以說是絕少牽掣了；然而開發內蒙的事業，雖然落在這麼一位政府特派的權重勢大的大臣手裏，卻並不見得幸運。試看貽穀在任七年之久，結果除了聯絡好幾個內蒙的王公貝子，接收了一大批土地之外，對於漢蒙民族的調協和整個墾殖事業的發展，非但不見進步，反而還不如王同春等私人經營時代來得興旺。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呵！

現在先把貽穀督辦蒙墾的情形，略叙一二。貽穀是光緒二十八年到任的，當年就着手辦理東盟察哈爾的墾務。他看到當地地商攬放墾的利益，很是嫉妬；於是一方面下令禁止，一方面奏請朝廷，在張家口設立一個墾務公司，來代辦這件事業。名義上公司是官商合辦

的，實際官股很少；所謂商股，據說也大半是貽穀等一班貴官們的化名；公司的職員，也都由墾務局的職員兼任。說句老實話，這公司也許是一種騙人的圈套罷。公司的事業是先繳出押荒銀兩，向墾務局領取整批的田地；然後再零零碎碎的賣放給各個農戶；一轉手之間，就可以得到幾十萬銀兩的贏利。（其實是否先繳押荒銀兩，還是問題。）有如此富厚的利息，公司的範圍自然就一天一天擴充；後來劃分為東西兩部，東公司仍舊在張家口，西公司在綏遠。並且還兼營放貸的行業，例如光緒二十九年，貽穀正式命令公司在地價項下撥庫平銀五千兩，發給商人算利；後來伊克昭盟盟長又借用公司銀五千兩；副盟長又借二千五百兩；鄂爾多斯札薩克又借四千兩；議定每月按三分起息，付款時先扣下兩個月的利錢，並且還要指定上好的田地作為抵押。到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伊克昭盟盟長因為沒有歸還本利的能力，只得把烏審旗三百頃田地抵還給公司。這件事後來因為烏審旗的蒙古人竭力反對，終究沒有實行；可是從此以後，蒙古人對於朝廷官員總懷着一種不信服的态度了。墾務局的土地是從那兒來的呢？是蒙古人報効給他

的。墾務局把這些土地賣放之後，就把所得的押荒銀分做十分，蒙人取三分，墾務局取七分。何以蒙古人會甘心做這種吃虧事情的呢？簡單一句話，受名利的誘惑與威勢的脅迫而已。貽穀的手段是很巧妙的：譬如說烏審旗的報地罷，他先收買一個名字叫王德呢瑪的喇嘛去對烏審貝子說道：『若是你肯劃出一部分田地來報墾，一定陞你做盟長，並且還替你向朝廷請求王銜』。烏審貝子聽了十分喜歡，立刻就指地報墾。後來果然陞做盟長，加上王銜了，於是又依從着王喇嘛的勸告，向墾務公司借五千兩銀子，酬謝貽穀。

然而這種事情，犧牲了一般蒙古人的利益來滿足一二個王公貝子的私慾，當然是一般蒙古人所不願意的；而墾務局裏的職員，非但不好好的勸諭他們，倒還常常的欺詐壓迫，難怪蒙古人都頑強地起來反對報墾了。例如光緒三十一年，烏審旗就發生抗墾風潮，始終堅持着不讓墾務局接收土地。就是杭錦旗也發生過同樣的風潮，原因是杭錦旗有許多人合夥去報墾，而墾務局不賞衆人，獨獨賞梅楞棍布一個人六千兩銀子，其餘的人因此哄鬧起來，聲稱要殺死梅楞棍布，再向墾務局理論；幸

虧有王同春從中排解，總算漸漸的平息了。

抗墾風潮鬧得最利害的是準噶爾旗。最初也是爲準旗的貝子答應了報地，而小會長與人民多不願意，當墾務分局派人去丈量田地的時候，蒙人們肯吉亞等就實行搶局，把墾務分局的委員攆走，局裏的東西也搶掠一空。西墾務局總辦姚學鏡得了消息，立刻遣派軍隊去保護墾務局，同時又進兵剿捕暴動的主使人丹丕爾；丹丕爾率領衆人抵抗了一陣，不得已還是逃了出去，官軍緊緊的追趕着，终于在豹子塔把他活活捕獲了。貽穀爲懲一儆百起見，不及細審，馬上就叫處死。經過了這一番刀兵，蒙古人誠然有點心驚胆怕，然而說是心悅誠服，可不見得呢。

開發內蒙最重要的事情是興水利，假使沒有水，非但荒地不能墾熟，就是熟地也只能變荒。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王同春等在墾務局還沒有開辦之前，早已私自開鑿了好些渠道，灌溉的田地有幾萬頃。貽穀到了那邊，既然從蒙古人手裏取得了田地，當然不能讓渠道仍舊留在別人手裏；恰巧王同春有個仇人叫陳四的被暗殺了，人家都疑惑同春是主使人；貽穀抓住了這個把柄，就強

逼着他獻渠道與田地來贖罪。王同春不得已，就在光緒二十九年六月，第一次向墾務局上呈，把中和渠，天生渠與田地一萬頃，報効歸公。三十年十二月，又第二次上呈，把義和，恒和，永和三條大渠，與五條支渠，二千頃田地，同心堂房屋一所，一起獻納。兩次報効，墾務局一共祇給他三萬二千兩修渠費；然而這還是因爲貽穀器重王同春的才能，要他幫助墾務局和蒙古人交涉與修理渠道的緣故，否則恐怕像丹丕爾那樣，連性命都不保呢。至于其他地商，如郭敏修侯永奎等所修的渠道，也統統被逼着報効了。貽穀收回了這許多渠道，然而墾務局裏邊沒有人懂得水利，怎樣引水，怎樣疏通，仍舊要請王同春他們來幹。你想王同春被墾務局逼得破家蕩產了，還肯盡心竭力地替墾務局出力麼？不過是爲威勢所逼，不得不敷衍敷衍而已。所以從此渠道日漸毀壞，田地日漸荒蕪。據王同春說，光緒三十一年還可以收到三萬三千兩租銀，以後就祇有二萬多兩。

光緒三十二年冬天，副參文哲璋突然上奏朝廷，控告貽穀吞侵公款，愚弄蒙旗等種種罪狀。朝廷就派鹿文瑞等人前去調查，結果斷定貽穀確實有三大錯誤，四大

罪狀。於是下詔把他革職拿辦，交與法部審問。這場公案一直遷延到宣統三年，才判決把賄賂成邊贖罪，並追還一些侵款。當賄賂因在法部的時候，他的子姪拚命的在外面施行賄賂，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婢僕豪役，以及報館主筆等等，只求可以減輕賄賂的罪名，無不揮金如土，盡力收買。前後四五年，所費何止百萬？於是一般

湖南產錫最豐佔世界產量第一位

湖南省出產豐富居全國經濟重要地位 國際貿易局發表該省最近實業概況

【上海航訊】實部為謀發展我國實業基礎工作，令飭國際貿易局調查各省實業狀況，除江、浙、魯三省業已調查竣事外，最近湘省亦經調查完畢。記者昨訪該局局長何炳賢氏，當承發表湘省實業概況如次：

全省劃分八區調查

湖南全省共有七十五縣一市，國際貿易局調查時將該省劃分為八區。第一區包括長沙市，長沙縣，湘陰，岳陽，臨湘，平江，湘潭，湘鄉等共一市十一縣。第二區包括寧鄉，益陽，漢壽，常德，臨澧，及沅江等十縣。第三區包括桃源，沅陵，永順，龍山，及石門等九縣。第四區包括瀘溪，辰溪，鳳凰，及保靖等八縣。第五區包括醴陵，安仁，茶陵，桂東，及耒陽等十縣。第六區包括衡山，衡陽，宜章，臨武，及常寧等十縣。第七區包括武岡，新寧，東安，及祁陽等九縣。第八區包括綏寧，靖縣，及晃縣等八縣。

出產豐富 經濟優越

湘省居我國之中部，當長江及洞庭湖之南，東接江西，西連黔蜀，南枕兩粵，北止鄂疆，氣候溫和，人口繁庶，交通便利。論礦產，則蘊藏極豐，純錫佔世界第一位。鉛，鋅，錳，硫磺，佔全國第一位。煤，錫，金，銀之產量亦巨。

人說：賄賂在內蒙委實搜括了不少金錢啊！然而自從京控案發生以後，內蒙的詳情才逐漸暴露於京都。因此中原人士對於寒苦腥羶的塞外荒地，也漸漸的發生了興趣；譬如鹿文瑞在調查賄賂案的覆奏裏，就提出興辦蒙古學校，訓練蒙古軍隊，修築張綏鐵路，連接歸大電線等善後方策，這倒是一種很好的影響了。

論農業則以水利特優，甚宜種植，穀米，棉，紅茶，雜糧，竹，木，麻之出產，素稱豐饒。論工業則以民性耐勞，勇於進取，桐油，夏布，鞭砲，湘繭，茶油，紙，傘，瓷器，染料等之製造，久已見重於世。就全國經濟言，湖南實居甚重要之地位。

特產桐油 行銷歐美

湘省重要特產，以米桐油夏布及錫等為最著名。所產之桐油有紅白二種，白桐油專銷歐美市場，紅桐油銷於江浙兩省為多。產桐油地分澧水，沅水，湘水等三大流域，每年產量巨大，民元時佔全國出口總額百分之十六七。此後逐年增加，民十八年激增至百分之四十五。又該省因地處洞庭之南，得水利灌溉，產米量亦為全國之首。

錫產佔世界第一位

錫為我國之特產，湘省又為我產錫之區域。該省所產之錫不僅在我國有重要性，而於世界礦產上更有其卓越之地位。因我國產錫，在一九〇八年時已佔世界總產量之半數，其後逐年增加，平均每年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我國之錫，產自湖南省者，約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可知湘省錫產大有左右世界錫市之權威。該省產錫集中於新化之錫礦山，及益陽之板溪，其中尤以錫礦山之錫產量最富。錫礦山位於該省新化縣之東，現劃歸鎮山直屬鎮。當歐戰時錫價陡漲，該處產錫，每月多至一千三百餘噸；近因錫價暴跌，產量減少，前途頗難樂觀云。（九月三日）

（廿四，九，四，北平晨報）

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

錢穆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最先刊本在康熙丙午，僅州域形勢說五卷；今本歷代州域形勢凡九卷，第九卷明代爲丙午本所無，餘亦詳略迥殊，亦有五卷中舊說而今本加改訂者。蓋丙午五卷本爲今本之初稿也。

丙午本有顧氏凡例一篇，與今本全異。自稱

余方輿紀要凡七十二卷，而此編實爲之冠。……

其繼此編而出者，曰兩京紀要，分省紀要，古今

川瀆異同說，海防海運說，鹽漕屯牧合攷，九州

郡邑合攷，十二州分野說。又集古今輿圖更爲訂

正，職官輿程諸圖皆以類從，而後此書始成全構。

今本凡一百三十卷，視初本殆增一倍。計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各省一百十四卷，川瀆六卷而漕河海道居其一，分野一卷，丙午凡例尙有郡邑合攷，則今本殆散入各省也。今本又附輿圖要覽四卷，凡海防，海運，鹽漕，屯牧，職官輿程諸大端並約略附見焉。今本凡例云，「余初撰次歷代鹽鐵，馬政，職貢及分野共四種，尋皆散軼，惟分

野僅存。病侵事擾，未遑補綴，其大略僅錯見於篇中，以俟他時之審定」云云。疑原稿散軼，或當在祖禹南遊時。又祖禹爲黃守中六十壽序，謂「予辛酉病後，雖視息猶存，而神明未善」。辛酉祖禹始客徐乾學家，則所謂病侵事擾，或其時語，然則今本凡例，殆成於祖禹五十一以後也。蓋今本總叙三篇成在前，凡例成在後，而皆在丙午刊本之後；輿圖要覽則尤晚成也。顧氏卒年六十三（據無錫縣志），少魏叔子七歲（據魏季子集先叔兄紀要），叔子卒於康熙十九年庚申，年五十七，是歲顧年五十，上推丙午，則顧年三十七也。今本彭士望序，謂祖禹之創是書，年二十九，則距丙午初刊，已歷九載。丙午本首頁，有「分省即出」四殊字，則所刻雖僅五卷，而全書七十二卷之大體必已完就，蓋即成此九年中矣。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下）謂「景范地志之學蓋出於家，其尊人耕石先生箸山居贅論」云云，下引其論黃河一大段凡數百字。今按祖禹父名柔謙，字剛中，耕石

其別號也。據魏禔所爲墓誌銘，柔謙卒在康熙乙巳，年六十，則正在丙午前一年，今丙午刊本凡例自稱「棘人顧祖禹」，其證也。是柔謙及見其子箸書且潰於成，先後歷八年之久也。

柔謙以明遺民，抱宗國之痛，抗節不仕，祖禹亦棄舉子業。柔謙常教之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曰，「能」。「汝能以身爲人机上肉，不思報復乎？」曰，「能」。柔謙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矣」。（據魏禔願柔謙墓誌銘）。祖禹志節得之家訓，蓋不啻顧炎武之於嗣母也。而祖禹爲方輿書，亦以得於其父之教命者爲多。今本總叙第一祖禹自述先世，當明嘉靖間有光祿丞顧大棟，爲祖禹高祖父，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其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曆中奉使九邊，以論邊備中忌諱，仕不獲振。祖禹祖龍章，早卒，則所謂請纓有志，攬轡無年者。其父柔謙，得疾且卒，呼祖禹而命之曰：

「及余之身，四海陸沉，九州騰沸，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

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嘆乎！余死，汝其志之」。祖禹匍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

彭序謂祖禹爲是書，秉厥考之遺言，及先祖所爲之地志，九邊之圖說，即謂此也。是顧氏一家輿地之學，祖孫相傳，淵源已歷五世，固非偶爾而然矣。然今丙午本卷首凡例，絕不道及其父隻字，何耶？蓋柔謙卒於康熙乙巳十二月之二十九日（據魏誌），而丙午刊書成於夏杪，歷時甚暫，祖禹斬焉在喪服中，悲痛未已，固無暇以詳也。

丙午本首列嘉魚熊開元，無錫秦沅兩序，熊序今本有之，秦序則已刪去。又首行列「三韓吳興祚伯成鑒，錫山華長發商原參」兩行，首頁又有「華府藏板」印，則是書乃華長發付刊者。今本有吳興祚序，謂「余因華子商原，始觀其書」，而丙午本無之，可證此本刊行甚促，吳序稍遲，故不及載耳。

又按丙午本原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叙次迄於元末，今本則下及明代。今本總序，祖禹自述其「父卒一年而祖禹以疾癯，又三年疾愈，不揣愚昧，思欲遠追禹貢

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是祖禹之續爲此書，當在丙午後之三年，即己酉庚戌之間也。今本有魏禧序，已稱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則應尙在庚戌後。今按魏氏爲柔謙墓誌銘有云：

寧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既交其人，沈深廉介，可屬大事，相與爲齒序，弟畜之。祖禹因出君狀乞誌銘。

是顧魏相識，顧父已先卒，而魏氏於吳門所見紀要，殆即丙午刻本；否則未識其人，無由讀其全書之寫稿。及兩人既深交，乃得盡見其全稿而爲之序，乃曰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矣。魏氏長祖禹七歲，四十始出遊，至江浙，時祖禹年三十三，其父尙未卒，書亦未刊，兩人相識應在後。魏氏於康熙十一年壬子又客吳（據黃子錫墓誌銘），上距庚戌又已三年，則祖禹書之自七十二卷擴大爲百三十卷者應在此三年內也。

祖禹抗節首陽，窮槁不仕，人知之。方三藩事起，而祖禹跳身走閩海，期興復，則知者甚少。近張子曉峯

創爲祖禹年譜，親至膠山訪搜遺聞，得黃氏宗譜，有黃守中與祖禹交游踪跡，而其事乃大白（詳見國風半月刊四卷十期膠山黃氏宗譜遺錄專號）。滇變作於癸丑，閩變起於甲寅，祖禹南遊當在癸甲之際，出魏氏作序後，故熊吳魏三序及祖禹自序，皆有一足不出吳會之語。康熙丙辰，耿精忠復降滿洲，祖禹亦不久留。其在閩海，先後不出三年也。黃統爲其父守中府君行略，謂「顧子以雄才大略，慨然願有爲於天下，乃寄妻孥於吾父。吾父則以養以教，數年如一日」，即此矣。

今本復有彭士望序，謂「望行年七十，得此一士」，又曰，「祖禹之創是書，年二十九，經二十年始成。藉資遊歷，更獲新勝，即改竄增益，雖十易草不憚」。今考彭氏年七十，當康熙十八年己未，時祖禹年適四十九。翌年魏禧卒，彭序成於今年，故述及魏序而未及其死。其稱述祖禹爲人，謂「其膽似韓稚圭，而先幾旁矚，不敢置勝負於度外」，則祖禹之不淹滯於閩可知也。又謂「其奇才博學似王景略，雖去桓溫必不爲苻堅所用」，尤明屬閩海歸來語。自丙辰至己未亦四年，祖禹之十易其草不憚者，應以此數年間爲尤勤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魏禧卒於儀真，而祖禹始客徐乾學家。彭士望徐氏五十壽序（按顧徐同年）云：

庚申八月，余在吳江。崑山徐子藝初章仲二孝廉遣書使，因顧子景范，迎余居其家。

又曰：

公既延武林陸子拒石，太倉顧子伊人，與共晨夕，欣賞析疑，及四方士過從，禮之無倦；而虞山顧景范，不求聞達，落落人外，惟潛心方輿紀要一書。公禮而致之，不煩以事，聽自纂述。更為具艇簞筆札書史，以相飲助。

是祖禹五十以後仍肆力此書。彭序謂經二十年始成者，仍非定稿也。

自是祖禹與徐氏往來之迹頗密。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清廷修一統志，命徐乾學為總裁，徐氏羅致祖禹於

幕下。閻氏尙書古文疏證（卷六上）謂「己巳與顧景范同客

京師，時顧年已五十九。翌年庚午，徐氏歸里設局洞庭，祖禹仍為分纂，而其子士行亦在志局（見纂修書局

同人題名私記），既父子同硯席，又得恣意博覽四方圖冊，

復與胡渭閣若璩黃鴻諸人上下其議論。越三年癸酉，

卒（翌年徐亦卒）。此數年中，紀要一書當必又有所增訂。

然則祖禹此書，既上承其家高曾兩世之餘緒，又及身父子孫三代討論潤色。而祖禹則畢精萃力於其書者達三十四年，先則稿臥窮廬，殫心一志，繼則南遊嶺海，北上燕冀，遠搜博涉，又得徐氏藏書之探討，賓客之研窮，取精而用宏，體大而思深，宜其可以躊躇無餘憾矣。

然祖禹雖淵迹顯貴之門乎，其嶙然不污之節，則固終其身無少渝也。姚椿通藝閣集顧處士祖禹傳略，謂「一統志書成，徐將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於投死階石始已」。又全祖望鮑琦亭集題徐狷石傳後，謂「狷石最善祖禹，有事欲就商，會其在徐館中，狷石徘徊門外不入。適祖禹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徐乾學聞之，亟遣人出迎，則狷石已解維去矣」。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殷有三仁，固不在形迹之間也。

余觀今本首卷所列各序均無年月，此蓋不署永初之旨耳。又以「昭代」稱明，叙史跡亦至明而止，絕不涉建州入關，拳拳故國之情溢於言表。而祖禹自序及魏彭兩序，尤躍躍不啻探口出。雖祖禹詩文事蹟流傳極少，然此書幸免焚禁，不可謂非大幸矣。（四庫未收其書，

紅卍字會調查豫省災况報告

人畜陸沉廬舍邱墟災情慘重

紅卍字會東南各會聯合總辦事處昨接冀豫陝聯合辦事處報告調查河南偃師滑縣鞏縣浙川彰德修武等縣水災情形極詳，茲特錄之如后，以告各界留心豫災者。豫民不幸，災患頻仍，今春旱魃為虐，近復洪水為災，人畜陸沉，廬舍墟圮，種種慘狀，楮墨難書。本處職司救濟，業經派隊辦理賑濟，並派專員赴各地調查，茲將災况報告，敬祈各會各界憫茲遺黎，速施救濟。

一，最重，偃師，地勢低窪，南北背山，中貫伊洛兩河，水高二丈有餘，冲坍城垣約八百丈，適值夜間，堤防不守，全城陸沉，淹沒房屋城廂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間，各區計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間，城廂戶口計一千三百六十四戶，現有下列者一千二百〇七戶，死亡人計二百七十八名口，牲畜三百餘頭，各區災民計四萬九千三百七十名口，死亡按調查時，撈尸四十二人，全縣淹沒田畝計十五萬五千三百畝，財產損失約四百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元，所有村莊地土農產物及水退後土地損失尙未估計在內。現在城內積水有盈丈不等；各區待賑人數，計六萬〇二百二十七名口。

一，最重，偃城，窪居澧河沙河瑪瑙河頰之中，連年水災元氣未復，先旱後潦，諸河接連，水勢洶湧，溢堤決口，水高一丈二尺，淹溺戶口八百七十餘戶，冲塌房屋三萬四千餘間，漂沈人民二百餘名口，淹沒村莊三百餘村，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五六，尙有積水六七尺不等，各區災民六萬五千四百餘名口。

一，最重，滑縣，地勢低窪，去年被黃河決口後，災患未已，今因大雨滂沱，入受滑淇衛等河暴漲，溢堤決口，直向東流匯積該縣，淹沒六百餘村，包圍縣城，西北方面，咸成澤國，平地積水六七尺，漂沈人口五千七百六十餘名，冲坍房屋三千八百八十間，淹沒田禾佔全縣之八九，死亡人畜五百餘名口，糧食衣服冲沒殆盡，損失財產約一百七十餘萬金，待賑災民三萬六千餘人。

一，最重，鞏縣，舊城一帶地勢低窪，洛河暴漲，上游水勢，如萬馬奔奔，溢堤決口，直衝該縣之週郭鎮，羅莊，清易鎮，黑石關，孝義鎮，白沙焦，瀋石關，石灰神，等堤，週圍二百餘村莊，盡成澤國。計淹人口四千二百餘戶，冲坍廬舍二千九百餘間，淹沒田禾佔全縣之四。因偃師陸沉，所以該災患之慘重，多未注意。待賑災民三萬二千三百餘名口，損失財產約一百四十餘萬元。

一，最重，浙川，地居西陲，始患匪禍，繼罹水災，接連而來，災情之重不亞偃師。比時山洪暴發，河水陡漲，有一丈二尺，水勢洶湧，橫冲直撞，淹沒廬田，佔全縣之四，冲坍寨垣房屋二千四百餘處，漂沒人口一千五百餘戶，損失糧食財產約二百四十餘萬元。因交通阻隔，鮮有傳聞。待賑無衣無食之災民二萬五千六百餘名口。

一，最重，彰德，始則亢旱，繼受水患，因連日大雨，由西山太行山山洪暴發，以致漳淇衛三河猛漲，先後溢堤決口，湮沒一百五十餘村莊，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二三，倒坍房屋八百餘間，漂沒人畜二千四百餘名口，損失財產四十餘萬元。

一，次重，修武，因上游山洪大發，河水陡漲，溢堤決口，勢如奔馬，縣之東北一帶盡成澤國，淹沒村莊三十餘村，倒坍房屋七百四十餘間，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三，漂沒人口一千二百七十七戶，淹斃人畜二百八十餘名口，損失財產糧食等估計五十三萬元，待賑災民三千六百餘名口。

一，次重，襄縣，汝河陡漲，溢堤決口，沿汝河之魯度長搗等八十餘村莊，皆被水淹沒，寨垣廬舍倒坍六百八十餘所，水高七尺有奇，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二三。該縣稟稱菸葉中心，損失菸葉不下十萬餘金。漂沒人口七百二十餘戶，損失財產糧食等估計三十五萬元，待賑災民三千九百餘名口。

一，次重，新野，地居鄂豫，近鄰襄河，上游陡漲，溢堤決口，直灌新野，波浪滔天，勢甚猛烈，水高一丈有奇，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三四，倒坍房屋一千八百餘間，淹沒人口四千六百五十餘戶，死亡人畜二百八十餘名口，損失財產糧食計三十八萬餘元，待賑災民一萬四千三百餘人。因該縣偏僻西南，交通梗阻，消息鮮通。

一，次重，伊洛兩河沿岸居民，河水暴漲，水急地裂，房屋坍陷三千六百餘間，逃避不及，紛紛落水，隨波漂沈人民一千二百餘戶，冲毀田禾十萬餘畝，損失財產糧食計二十五萬元，待賑災民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口。

一，次重，蘭封，淹沒廬舍一千二百餘間，冲毀田禾三萬餘畝，漂沒村莊三十餘村，淹斃人畜一百四十餘名口，待賑災民三千二百餘名口。

一，次重，封邱，被災人口一千四百餘戶，冲毀田禾三萬六千餘畝，淹沒村莊二十餘村，人畜隨波漂沒一百五十餘名口，待賑災民三千四百餘名口。

一，次重，沁陽，淹沒東西王曲等莊二十餘莊，冲毀田禾二萬三千餘畝，倒坍房屋六百五十餘間，漂沒人口四百三十餘戶，待賑災民三千六百餘名口。

一，次重，獲嘉，淹沒田禾六千七百餘畝，冲坍房屋二百三十餘間，漂沈人口四百八十餘戶，待賑災民二千八百餘名口。

一，次重，臨漳，漳河陡漲，由展莊營硯花台一帶決口，復從東南迴龍鎮一處溢漫，經牛辛莊等四十餘村莊全被淹沒，平地水深六尺，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三，倒坍房屋九百七十餘間，淹沒人口七百五十餘戶，待賑災民八千六百餘名口。

一，次重，淇縣，淹沒村莊三十餘村，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二三，倒坍房屋八百三十餘間，漂沒人口六百七十餘戶，待賑災民五千三百餘名口。

(廿四，八，十二，上海晨報)

評傅著新省區

楊寔

新省區，傅角今著，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爲小學生文庫地理類之一。全書將民國十七年自舊置之特別區，或鎮守使，護軍使轄地，略加更異，改設而成之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西康六省，分作六章敘述，說明其沿革，地勢，氣候，物產，及其主要都邑等等，並各附省區圖一幀。

是書既爲小學生而作，固難苛求其詳賅。但內中察哈爾省一章，予因舊遊之地，較爲熟悉，細讀一過，覺其似未能將『省區』與『特別區』之轄境認清，而誤以爲相同，故雖以『省』爲標題，卻仍以特別區之境域爲主，混淆不清，是其大病；其他敘述亦頗有可議之處。用是逐條摘錄於下，並貢一得之愚見：

(一)『民國三年六月，以張北等七縣：劃爲特別區域。……七年置興和道，轄張北等縣。民國十七年改察哈爾特別區爲察哈爾省。』原書頁一九

寔案：民國三年，察特別區轄縣固是七個，但此七縣爲何名？果若此後縣區無何增益，小學生讀者披閱附

圖，即可知之，無庸更註明縣名。但察區至改省前，

縣數已由七而增至十一。而民國七年前，六年時，業

已新置商都寶昌二設治局（詳大公報史地周刊第四十期，拙

著），後均改縣，則是三年時之七縣寔有註明之必要，

否則讀者或尙以爲七年時之興和道亦僅轄七縣也。至

若興和道，亦非七年所置。林傳甲察哈爾鄉土志（地

雜編七年六至十二期，民國五年）文內，已有道尹制度，則

非七年所置明矣。是當與設特別區同時。十七年改省

後，所轄縣數及其境域，與前頗不相同。概言之，前

特區所轄之西部五縣——豐鎮，集寧，興和，陶林，涼

城撥歸綏遠省（即今所謂之『綏東五縣』是），而易以外長城

內之前直隸省口北道十縣——萬全，宣化，涿鹿，懷

來，延慶，赤城，龍關，懷安，陽原，蔚縣。於是省

界與前亦略相異（詳後文）。此事頗關重要，而傅氏乃略

而不述，讀者或將以爲省區與前不殊，豈不大誤！

(二)『察哈爾東界熱河，北及西北界外蒙車臣汗，西界綏遠，南以長城界山西河北兩省。』頁一九

此處僅云『察哈爾』，未言明爲『省』，抑是『特別區』。但標題既以省命名，而下文其『面積約廣二十五萬八千平方公里』，與曾世英先生估計該『省』面積數字相似。人口又係根據改省後民國十八年（即一九一九年）郵局之調查。則此『察哈爾』當是指『省』而言。然視其所述外界，則仍是特別區之情形。如『南以長城界山西河北二省』一語，今省界寔不如是，而與特別區時則頗符合。且其所述隣接省若區，爲數只五。爰取申報館中國新地圖證之：察省東北尙界有黑龍江及遼寧二省。東，北，及西北三界與書同，而其西則界綏遠山西二省。蓋特別區時，察哈爾轄境悉在外長城之外，故其西僅界綏遠。今口內十縣（即前北道十縣）既撥歸省轄，綏東五縣又去，於是山西省遂不在其南界，而易在其西，且不得仍云『以長城界』矣。

河北省（傅文既稱河北省，亦足爲十七年後省界之證，蓋前特別區實界直隸省也）於是不僅界其南面，亦復界其東南矣。

（三）『察哈爾的地勢，可分爲山地和瀚海兩部。……自多倫而西南爲山地部，……此地爲長城以北天然之牧場。』

頁一九

是段所述地勢，仍屬特別區之情形，於外長城以南之口內十縣地勢，竟不提及。且此種劃分亦不甚當。蓋察省長城以北之地，多爲一千公尺以上之高原，內部甚形平坦，雖間有岡阜起伏，然坡度甚緩，遠望似丘陵，近視則爲平野，曷得名之爲山地！試取中國新地圖視之，察省長城以北之地勢，均屬高原性質。至若山地部分，則惟口內十縣始克當之（參閱史地周刊第四十六期拙著）。今傅氏乃將高原地方區分爲此二種，而將口內之真正山地遺置不言，不徒區劃未當，且於省轄境域亦似未能瞭然也。

（四）『察哈爾的山脈，在省境西界外的有陰山的幹脈，在東界外的有蘇克斜魯山的幹脈。介乎二者之間，八旗牧地之上的……』 頁二十

此處既言八旗牧地，則是仍將綏東五縣與察省混爲一談。蓋察哈爾右翼四旗牧地約在今綏東五縣境內（詳史地周刊第四十期拙著），不屬察省。傅書附全省圖，將察哈爾部完全置省境內縣區之北，亦誤。蓋今日省境內僅有該部左翼四旗，不得包容全部。觀於今春十二旗羣醞釀改盟，及右翼四旗要求遷入察省境內事，可

知之矣。

(五)『……以上各河源(灤河，沽河，清水河，洋河)均水淺且瘦，無航行灌溉之利，且都爲沽灤遼黃諸河的尾閘。』

頁二十一

上述四河，除灤河上游在察省境內之名稱及經流叙述較詳，餘均甚簡。自此處可見作者對於口內部分，幾且視非察屬者。如沽河只云『上源出沽源縣北境，夾縣城而南流，入獨石口』。爰察中國新地圖，沽河上源有二支：在沽源縣境內流入熱河省者，曰黑河；入獨石口，經赤城縣流入熱省與黑河會合者，曰白河。今傅書只云『入獨石口』即無下文，不徒過簡，且似入口後即非察省，則誤甚矣。清水河亦僅述經過張家口，洋河則僅云出綏遠興和縣北境。寔則清水河過張家口後，即流入洋河。洋河爲察省最主要之河流，其幹支流域包括口內八縣(赤城龍關則屬沽河流域)，爲永定河之上游。支流大者有東，南，西三洋河，媯水河，及桑乾河與其支流壺流河。以上諸河均較清水河爲大。若傅氏屬稿時，心目中存有口內十縣應屬察省之觀念，而言河流，當不至將清水河單獨提出，與

洋河並列；而於洋河亦當叙述較詳，方始合理。今觀其所述，其心目中寔仍以特別區之境域爲根據，故無怪其如此之輕重倒置，詳上都河(即灤河上源)及清水河，而略洋河也。蓋上都河在長城以北，察區境內實爲最大者；特一與口內之洋河相衡，則乃如小巫矣。且洋河在口內雖無航行之利，但在灌溉上則尙有裨益。如該省建設廳二十三年六月統計(見察省建設事業概況，全年八月建廳印製)：口內之萬全，宣化，懷安，陽原，蔚縣，涿鹿，懷來等七縣，均屬洋河流域，其引渠灌田之畝數，共計三四九一頃，則是洋河亦自有其灌溉之功用也。傅文復云：『以上各河源都爲沽灤遼黃之尾閘』。爲沽灤之上源誠是矣，遼黃則不知與察省境內之河流有何關係？此風馬牛不相及者，何能併作一談！况『尾閘』之意義何解？莊子有『尾閘泄之』之語，其意爲『衆水所歸』，意甚明顯，而傅氏乃如此云云，豈沽灤遼黃四大巨流俱以察省爲尾閘乎？用字殊不恰當。

(六)『平綏鐵路自北平至張家口，西南行，達山西大同，復北折出長城，入本省境，西北經歸綏而達包頭，

約通過本省西南一角。』頁二十一

此處言『本省』，當以省區爲依歸。現時平綏路過南口即入本省境，經張家口，過柴溝堡，即出本省境，始達山西大同；此後北折出長城，經豐鎮集寧，過歸綏而達包頭。豐鎮集寧，前雖屬察哈爾特別區，今則屬綏遠省。此段至足證明傅氏仍以綏東五縣爲察省區，而將口內提出省外，故有『北折出長城，入本省境』，及『約通過本省西南一角』等語。寔則今平綏路約通過本省之南部，不必過大同，出長城，始入本省境；但觀傅書附圖即可知之，不必更旁徵博引，以佔篇幅。此真以其矛攻其盾，不知傅氏將何以自解？更不知書既附圖而兩不相合，又何故也？

(七)『蘑菇本爲察哈爾之著名產品，內地稱『口蘑』。』

頁二十三

察省口外誠產蘑菇，沽源所產亦頗負相當之盛名，但爲量甚微。愚前在張家口會詢之商人，據云，大宗來源，寔仰恃外蒙。故自庫倫獨立，交通斷絕，蘑菇之來源即告稀缺，價亦較前昂貴。而內地所以呼之爲『口蘑』者，以張家口爲此物之集散地，故以名之。亦

猶栗子以良鄉產著名，寔則良鄉並不產栗子（見史地周刊拙著，評張其昀本國地理），因其經過此處，遂浪得虛名耳。

(八)『張家口，即萬全縣。』頁二十四—二十五

此亦誤。近人多以張家口即萬全縣，寔則萬全縣城在張家口之西北。改省前張家口雖屬萬全縣境，然察哈爾都統則借治此處，故伊時萬全縣屬前直隸省口北道，而張家口則隸特別區。是地雖爲萬全縣之附邑，但以其握對蒙貿易之樞紐，極盛時，人口且達十七萬餘，儼然爲一獨立市。內政部十七年之人口調查，即將張家口市與萬全縣分列二項，其非此即是彼，明矣。斯地現爲省府所在，萬全縣府雖亦自其故城移駐堡裏，然其職權不能達及此市區內。如警政一項，另有省會公安局辦理。本年二月時，該省會公安局公布之察省人口統計（載天津大公報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第十版），內將縣市分列。建設廳之全省各縣商號概況統計（載察省建設事業概況統計，工商類），亦復如是。故張家口即萬全縣之說，未盡然也。

(九)『多倫縣在張家口東北五百里，爲察哈爾左翼正藍

旗地。』頁二十六

多倫縣是否爲正藍旗地？此處頗有商榷之必要。嘗考清初，宣大邊外尙未設廳之前，農田未闢，都屬游牧草地。然在康熙十四年之前，察部八旗悉駐義州，並未在是區內。伊時已設置各牧廠。清通志卷二七〇載，多倫諾爾廳地方，其前爲上都牧廠。直至康熙十四年，平布爾尼之亂後，移置察部八旗於宣大邊外，當各牧廠之北，而與其壤地相錯。大清一統志（卷四百十四，乾隆朝修）載『正藍旗察哈爾：南至御馬廠（即上都牧廠）官羊羣界三十五里……東南至御馬廠界四十里』。是御馬廠在正藍旗察哈爾之南及東南。卷四百九之二載：御馬廠區內之山川有『灤河，在牧廠西，俗名上都河』，及『多倫泊，在牧廠東北』，而彙宗寺及善因寺俱在是區內。按今圖籍，若上都河，若多倫泊，若彙宗善因二寺，俱在今多倫縣內，則是上都牧廠所在地總應有一部分爲今多倫縣之前身。更查一統志卷四百十四，內載正藍旗之山川，並無上都河及多倫泊，故揆其旗區位置，當在上都牧廠之北，與今圖所載無何更異。新地圖多倫縣北境與正藍旗相

接，縣旗界限不詳。容或正藍旗之南境，經此數十年之墾治，業經劃入縣區，似尙可能。但若謂多倫縣即爲正藍旗地，則誤矣。蓋河也，泊也，寺也，其初即不屬正藍旗而屬上都牧廠，今俱在多倫縣內，安可強以爲多倫縣之前身而爲正藍旗地耶！

（十）印刷謬誤之處，如：興和縣，附圖作興『河』，而頁二十一作『和興』。同頁行八—九，『境內有鹽湖甚多，西南凹地有多倫泊，在多倫上都河之曲』，此『西南』二字似當作『東南』，蓋多倫泊寔在察省之東南也。若是西南，豈不將與晉綏接境乎？頁二十二，述通外蒙之大道，其西北路至庫倫，中經滂江，烏得，陶林等地，此陶林之『陶』（行三）亦誤。蓋陶林爲綏東五縣之一，而張庫路所經者則爲叨林也。同頁行十一，張庫誤作『長』庫。頁二十三，行三四，『北部錫林郭勒盟中的烏珠穆沁地方之達里噶屋牧廠』，附圖作『岡』，此處作『噶』，應以『岡』爲是。蓋雖俱屬音譯，然習慣多作岡，應從衆；且書圖亦宜相符，不當差異。達里岡屋牧廠亦不屬錫林郭勒盟，更不在烏珠穆沁地方。國學雜誌第四期

(民國四年九月)，庸庸最近地方建置沿革表，內載察哈爾特別區轄『興和一道，內蒙錫林郭勒一盟，察哈爾左翼右翼各四旗，各旗牧廠，達里岡厓商都各牧廠』，是達里岡厓牧廠不屬錫盟也明矣。(傅書頁一九所載察特別區轄境亦與此相同，乃後文又與此相矛盾，殊覺不解。)按新地圖，烏珠穆沁旗在錫盟之東部，達里岡厓牧廠則在錫盟西部蘇尼特及阿巴哈二旗之北，其位置亦間隔不相連屬。豈烏珠穆沁地方另有一達里岡厓牧廠耶？而附圖又未載，何耶？

夫政府新設六省，實為鞏固邊疆之良策，而作者之著是書，更為喚起民衆注意邊疆之要着。在此民無遠志之時，此類出版品自有獎勵之必要。然綜觀其察哈爾省一章，連同附圖，僅僅十頁，而可議之疵點已如是之多，不禁為之一歎。蓋其主要原因，為作者未曾將省區與特別區之轄境異同分清，書與圖又不能相合，遂致書內所述者錯誤矛盾，到處皆是，而排印時校對又欠仔細，更叢舛謬。夫是書既為小學生而作，小學生判別是非之能力本較薄弱，設使沿襲其訛，先入為主，則積重難返，其為害豈不甚大！爰本責備賢者之義，作為是評；願念攻

錯之義，交相勉焉。

(附註一)參後文第十款，引國學雜誌文。該誌於民國四年九月出版，已述察特別區轄興和一道，故知是道必不在民國七年時始行設置。

(附註二)日本東京地學協會東亞地質第七圖內將達里岡厓牧廠置於察部八旗地方，亦誤。

本文屬稿畢，自顧師處獲讀白眉初氏中華民國省區全誌第一冊京直熱察綏五省區誌(民國十三年六月，求知學社印刷)，乃知傅書察哈爾省一章，多自此採用。惟伊時所述乃特別區之疆域，而傅書已為察省，其間自有差別。乃竟未加選擇，多依白氏資料，而述省區地理概況，其舛誤自無足怪也。

寔附誌。廿四，八，十八。

興和道之設置，實與特別區同時。民國三年七月六日，大總統制定公布熱河道綏遠道興和道區域表，及都統府官制(教令第九十一及九十三號)二令，載東方雜誌民國三年八月號，可為確證。

寔再誌。廿四，九，十六。

清代學者地理論文索引(續)

王重民

四 河渠水利

攷釋

禹貢三江辨 朱鶴齡 愚菴小集 一二，四下

三江論 楊椿 孟鄰堂文鈔 七，一二下

三江考 李紱 禮堂初稿 一九，一三上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 一，一上

三江辨惑論(二篇) 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 一，九上

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 一，一九上

全氏謝山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 三，六一上

三江辯(上下篇) 錢塘 滄亭述古錄 一，二一上

湖海文傳 一三，一上

禹貢三江說 許宗彥 鑑止水齋集 一四，一上

湖海文傳 一五，二二上

三江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〇，一四上

三江考 張海珊 小安樂高文集 一，一上

禹貢三江說 蕭穆 敬孚類稿 一，九上

三江說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三，一上

禹貢三江解 陳一賦 訪經精舍文續集 一，二一上

三江說 胡震元 玉津閣文集 一，八上

答張廉卿書(考三江) 吳汝綸 桐城吳先生文集 一，六六下

再復張廉卿論三江書 吳汝綸 桐城吳先生文集 一，七一上

『三江既入』考 黃家辰 訪經精舍四集 二，一一上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解 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 一，二二上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字解 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 一，二四上

彭蠡三江說 洪榜 湖海文傳 一五，一〇下

彭蠡三江說 管世銘 鐘山堂文集 二，二下

三江彭蠡東陵考 鄭漢勛 敬齋文存 一，九下

答禹貢三江震澤問 趙一清 東潛文稿 下，八四上

禹貢三江九江辨 黎庶昌 拙尊園叢稿 四，五上

禹貢南江辨	程廷祚	青溪集	四，一上
南江考	邢澍	宇雅堂文集	一，X
論近人考禹貢南江之失	王舟瑤	默齋集	二，一上
北江中江證	蔣湘南	七經樓文鈔	六，四四上
九江考	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	二，一上
九江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〇，一六上
九江考	鄒漢勛	敦藝齋文存	一，八上
九江辨(三篇)	莊有可	慕良雜著	一，一上
九江考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二，三上
九江考	胡元玉	璧沼集	二，三下
江源記	楊椿	孟鄰堂文鈔	一四，一四上
江源辨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八，二下
江源考	李紱	穆堂初稿	一九，一〇上
水經江水篇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二，一〇上
校水經江水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一六上
滄浪三澁考(禹貢)	金鵬	求古錄禮說	一〇，一三上
『滄浪』非地名辨	朱珔	小萬卷齋文編	四，三六下
水經注三澁沱在南郡鄖縣北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三〇上
黑水考	李紱	穆堂初稿	一九，一六上

黑水解	俞正燮	癸巳類稿	一，二三上
黑水說	陳澧	東塾集	一，一上
黑水攷	黃以周	詁經精舍三集	二，一九上
梁州黑水辨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二二下
黑水考	沈丙瑩	詁經精舍三集	二，一七下
雲南黑水圖解	阮元	寧經室續一集	一，三七下
九河考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一二下
辨南河傳說之誤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二，二四上
春秋時海道論	顧棟高	湖海文傳	五，一〇下
漢武塞河復禹故迹考	畢亨	九水山房文存	上，四上
張騫窮河源辨	黃承吉	夢陔堂文集	二，三上
水經河源辨	萬斯同	羣書疑辨	一〇，一〇上
河源考	徐乾學	澹園文集	一八，一四上
黃河源流考	溫日鑑	勸書集未定稿	一，六上
汝漢淮泗注江考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一一，四上
漢水入江考	蔣湘南	七經樓文鈔	一，三四上
湖漢九水源流考	莊有可	慕良雜著	一，五上
東西二漢水辯	王士禛	帶經堂集	八一，二下
書水經注沔水篇後(二篇)	蔣湘南	七經樓文鈔	三，一四上

汝淮泗注江說 鄒漢勛 數藝齋文存 二，一上

與鄒叔績漢助書 (言孟子汝漢淮泗注江義) 鄒珍 集經集文集

三，九上

與潘聘之書 (駁焦氏孟子正義汝淮泗入江說) 陳澧 東塾集

四，二二下

淮泗入江說 蕭穆 敬孚類稿 一，一四上

分淮注江論 孫星衍 平津館文稿 上，三四上

淮夷二水名說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一三上

水經漸水篇跋 (五首)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二，四下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攷 (程作) 阮元 詁經精舍文集

一〇，一上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攷 謝江 詁經精舍文集 一〇，三上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攷 洪震煊 詁經精舍文集 一〇，四下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攷 蔣炯 詁經精舍文集 一〇，六上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攷 胡縉 詁經精舍文集 一〇，七下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攷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一一上

浙江漸江考 洪頤煊 筠軒文鈔 三，八上

浙江圖考 (上) 阮元 寧經室一集 一二，一上

浙江圖考 (中) 阮元 寧經室一集 一三，一上

浙江圖考 (下) 阮元 寧經室一集 一四，一上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 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

三，七四上

上阮雲臺師書 (論浙江圖考) 許宗彥 鑑止水齋集 一〇，一上

讀浙江圖考書後 顧觀光 武陵山人雜著 一，七九上

浙江考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二，一七下

水經濟水篇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二，八上

沛濟辨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九下

涿水考 桂馥 晚學集 一，五下

涿水考 馮國翰 玉函山房續集 五，五下

涿水考 楊守敬 海明軒稿 上，五四上

泰山五汶考 (五篇) 趙一清 東澗文稿 下，二三上

齊風汶水考 王昶 春融堂集 三四，一上

太公釣磻谿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一，一三上

汝水考 成蓉鏡 心巢文錄 下，一〇上

胥浦考 劉毓崧 通義堂文集 七，三三上

鴻溝考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二，一下

霸產考 董祐誠 董方立文甲集 上，一二上

河朔黎水攷 胡元玉 雙沼集 三，一四上

河朔黎水攷 吳承志 遜齋文集 二，一七上

滹沱河辨 陸隴其 三魚堂文集 二，八上

滹沱河考 洪頤煊 尚軒文鈔 四，一〇上

盧奴水考 趙一清 東潛文稿 下，三五上

灤水非即濡水說 胡秉直 沅湘通藝錄 五，三四上

漳北滹南諸水攷 沈 鈺 落帆樓文集 三，一上

衛河辨 莊有可 慕良雜著 一，四下

水經夏肥水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九下

辨汜汜二水 王舟瑤 默齋集 二，二一下

水經灤水篇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二，八下

校水經漆水注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二九上

水經注游水疏證 丁履恒 思賢閣文集附錄 一，X

淇水考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三三上

沮漳水考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七〇上

豫章水考 沈家本 枕碧樓偶存稿 二，二一下

水經斯浚水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六上

水經無汜河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三二上

灋水考 程瑤田 水地小記 一，X

水經潞水篇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二下

渭水考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一上

水經泄水篇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二，九下

水經涑水篇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二，二一下

記洞過水 戴震 戴東原集 六，一三上

記洞過水(代壽陽令龔導江)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三三上

水經湛水篇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一上

洮水即泚水考 劉師培 左倉集 五，三四下

答陳仁先(攷泚水)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八七上

沾沁疑義 張穆 月齋文集 一，二六上

水經注汾水篇襄陵有犖氏鄉亭，漢書地理志作班氏辨 汪之昌 清學齋集 一五，二四下

水經澆水篇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八上

水經雍水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七下

水經漆水注疏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三九上

汭水考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五八上

中水考(三篇)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一三上

水經石樂谿帖子東慎甫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四，二一上

水經渚水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五上

水經列葭水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結埼亭集外編 四五，四上

僕水考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三，七下

庚水考 程瑤田 水地小記 一，X

豚水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〇，二〇下

書洪稚存豚水考後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四，一四下

水經濟水篇跋 全祖望 結埼亭集外編 三二，一一上

獨山江即漢毋斂剡水攷 莫與儔 貞定先生遺集 一，一五上

書洪稚存剛水考後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四，一三上

續考杜爾伯特巴哈西界山幹分合河流斜直 吳承志

遜齋文集 九，三三下

補釋哈屯河下流爲比牙河又爲喀吞河 吳承志 遜齋文集

九，一二上

都勻邦水河爲沅水正源考 莫與儔 貞定先生遺集

一，二二上

詳河江考 陳澧 東塾集 二，八上 學海堂三集

一四，一上

詳河江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〇，一九下

貴州水道考(三篇) 洪亮吉 卷施閣文甲集 四，一上

書洪北江貴州水道考後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九，一上

五溪考略 錢保塘 清風室文鈔 一，一二上

濂溪考 李紱 禮堂別稿 九，一八下

濂溪考(入濂水) 李紱 禮堂別稿 五〇，二二上

與魏默深舍人論濂水 鄒漢勛 數藝齋文存

八，六下

濂水有是水名說 陶方琦 漢學室文鈔 三，一四下

書洪稚存盤水考後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四，一六上

泥水考 沈懋 滄帆樓文集 四，六上

合若諸水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一，九上

與西安州守胡紀謨書(考嶽煌疏勒泉) 洪亮吉 更生齋文甲集

一，一上

若水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一，三下

灘水異源辯 查禮 銅鼓書堂遺稿 二八，二上

好水川考 經荃孫 蕪風堂文集 二，二八下

且末河考 劉師培 左龔集 五，三五下

桓水考 邢澍 守雅堂文集 一，X

近人桓水考辨 錢保塘 清風室文鈔 一，三上

廬江辨 莊有可 蕪良雜著 一，三下

桂陽匯水說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一五，二六下

涇水出蕪湖解 趙紹祖 琴士文鈔 二，三上

與吳南屏舍人論羅水出巴陵 郭嵩燾 養知書屋文集 二，七下

西域井渠考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三，一六上

葱嶺南北河考 沈鈺 落帆樓文集 一，一三上

秀州水利納洩泖湖考 顧廣譽 悔過齋續集 一，一三上

黃巖水利考 王棻 柔稿文鈔 四，二五下

西湖水利考略 黃彭年 陶樓文鈔 二，二五上

記叙

河源記 (附讀河源記書後) 楊椿 孟鄰堂文鈔 一四，七下

尋淮源記 沈彤 果堂集 九，九上

直隸水道記 崔述 無聞集 三，二四上

記直隸水利 包世臣 安吳四種 四，八上

代大名兵備富敬齋爭堵漳河決口稟戴使相 包世臣 安吳四種 四，一二上

南河雜記(二篇)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二，二八上

開河日記 包世臣 安吳四種 六，一上

湘潭水利記 張雲璈 簡松草堂文集 七，二七上

贛縣水災記 姚文田 邃雅堂集 三，二八上

上河水災記(上下篇) 焦循 離菴集 二〇，一二下

濬河述略 趙士麟 讀書堂採衣全集 二〇，二上

總河近事考 俞正燮 癸巳類稿 一二，二五上

史公張秋治河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一三，五上

書山東河工事 張惠言 茗柯文補編 上，二二上

辛丑河決大梁守城書事 蔣湘南 七經樓文鈔 五，五五上

重濬吳淞江碑 唐仲冕 陶山文集 七，一上

吳松口驗功記 梅曾亮 柏硯山房文集 一〇，一五下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阮元 寧經室三集 四，二下

重濬洛河碑記(代) 黃彭年 陶樓文鈔 三，五下

劉河記 瞿中溶 瞿木夫文集 一，一二上

新開海州甲子河碑 唐仲冕 陶山文錄 七，五上

杭城濬河記(代)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一二，一九上

浦陽江記 全祖望 藉埼亭集 三〇，一上

東萊大小沽河記 全祖望 藉埼亭集 三〇，四上

重濬古洛莽渠記(代) 戚學標 鶴泉文鈔續選 五，七上

昭文縣濬河記 陳祖范 陳司業文集 二，六二上

昭文縣重濬城河記 孫原湘 天真閣集 四六，二下

常熟縣李侯疏濬城河記 孫原湘 天真閣集 四六，三下

重立平番令牛侯開新渠碑銘(有序)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二三，二六上

河內縣復修利豐渠碑記(代) 姚椿 晚學齋文集 七，六上

海寧州城河記(代王百期知州) 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

一四，一五上

魚梁江源流記 莫友芝 邵亭遺文 六，九下

己酉春重浚羅柳河記 丁晏 石亭記事 一，二六上

壬子春重浚市河記 丁晏 石亭記事 一，三八上

巖二二莊濬河記 王榮商 容膝軒文稿 二，一三上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記 杜貴輝 桐華閣文集

一一，一〇下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後記 杜貴輝 桐華閣文集

一一，一二下

重濬大脈渠記(代王浦帆方伯) 陳璣 尺牘草堂遺文

二，一六上

冀州開渠記 賀濤 賀先生文集 二，二一下

武強太平溝記 賀濤 賀先生文集 三，九下

疏沱江記 龍文彬 永懷堂文鈔 九，二〇上

清濬佛山涌港記 吳榮光 石雲山人文集 二，四七上

重浚石塘港記 邢澍 守雅堂文集 一，X

蒲州府復涑洮二渠記 胡天游 石筍山房文集 三，一三上

龍鳳溝碑記 盧見曾 雅雨堂文集 三，三上

洋河築壩挑引河碑記 盧見曾 雅雨堂文集 三，一一上

秦安渠道記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五，三下

修復靈渠記 查禮 銅鼓書堂遺稿 二九，二上

邑侯王公濬河記 馮浩 孟亭居士文稿 二，一九上

重修龍洞渠碑 唐仲冕 陶山文錄 七，一一上

重濬泉州府城八卦溝記 王紹蘭 許鄭學廬存稿 七，一上

重濬任渠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上，五八下

潁州重濬西湖記 盧見曾 雅雨堂文集 三，七上

開濬西湖碑記(代王都運作) 厲鶚 樊榭山房文集

六，六上

重濬碧浪湖記 陸心源 儀顧堂集 八，二五上

重濬北湖記 程恩澤 程侍郎遺集初編 七，一五下

異龍湖碑記(代作) 金門詔 金東山文集 七，一七上

觀湖記 雷鉉 經筵堂文鈔 上，六三上

五姓湖記(代蒲州守周景柱) 胡天游 石筍山房文集補遺

一，七上

重修長虹隄南塘記 王源 居業堂文集 一九，二一上

重濬常熟縣福山塘記 王鳴盛 西莊始存稿 一八，二下

開興福塘記(代) 朱珩 小萬卷齋文集 一五，一四上

崇明平漢沙築海隄記 吳偉業 梅村家藏稿文集 一八，四上

亳州濬水堤銘(并序) 代亳州知州今任鳳陽府知府儀徵江恂作

汪中 述學補遺 一，二二下

桐城縣護城石堤記(代) 戴鈞衡 味經山館文鈔 三，三〇上

兩浙巡撫金公重修西江塘碑記 毛奇齡 西河合集

六七，一上

白公堤記 朱斌 朱文端公文集 一，五二上

李公堤記 俞樾 春在堂雜文五編 一，一上

劉公堤記 李紱 穆堂初稿 三〇，一一上

桃花隄記 全祖望 鮑崎亭集外編 二一，一五上

築子嬰隄記 方苞 望溪先生文集 一四，二一上

白河隄記 董以齊 文友文選 一，二二上

安州南北隄工碑記(代) 黃彭年 陶樓文鈔 三，八上

淮安運河西福公隄記 丁晏 石亭記事 一，一三上

己酉重修運河西太平南隄記 丁晏 石亭記事

一，二八上

狄道州引河築隄記工碑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九，一二上

建脩沂河隄記 馬國翰 玉函山房續集 四，X

金家陂修子隄記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六，一八上

重修帆游橋堤記 孫衣言 遜學齋文續鈔 三，二三上

重修漁梁壩碑記 胡賈善 新城伯子文集 五，五上

鹽阜潮河新築長圩記(代) 劉毓崧 通藝堂文集 一〇，九上

新開吳淞閘碑記 毛奇齡 西河合集 七二，四上

修建山陰茅山閘記 石韞玉 獨學廬五稿 一，四上

荆南船閘記 杜貴堉 桐華閣文集 一一，二四上

尖山壩工紀略 馮浩 孟亭居士文稿 二，四二上

無爲州江壩記 張際亮 張亨甫文集 四，九上

移築永豐塘石口記 王榮商 容膝軒文稿 二，一五上

小江湖強堰記 全祖望 鮑崎亭集外編 一八，四上

堵築張秋漫口碑記 鐵保 梅庵文鈔 四，三下

史家塢搶險記(代) 韓夢周 理堂文集 七，二〇上

甲子歲水災紀事 孫原湘 天真閣集 四三，一上

記加徵省衛運行糧始末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二，六下

記開海口始末 方苞 望溪先生集外文 六，一九上

道光丙戌海運記 魏源 古微堂外集 七，三〇上

修十議橋記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八，二下

林縣三井橋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續選 五，一三上

重修河州大夏橋碑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九，九下

式好堂興復上坊義渡碑記 朱培 小萬卷齋文集

一八，一六上

山陽南郭外重建大弔橋記 丁晏 石亭記事 一，二七上

重建北門內化民橋記 丁晏 石亭記事 一，三九上

公孫橋記 王元啓 湖海文傳 三七，八下

重築定遠太平橋碑 錢儀吉 衍石齋記事稿 九，六上

重修五洞橋碑記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九，一六下

重建屯溪石橋記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六七，九下

重建新塘鄉文成橋碑記 洪亮吉 更生齋文甲集 一，一三下

江陰重修文明橋改名文富橋碑記(代)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九，七上

安福水南橋碑記 龍文彬 永懷堂文鈔 九，一〇上

重修天水橋記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九，六下

引虹橋記 梅曾亮 柏樹山房文集 一〇，九下

銅陵永濟橋記 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二九，五上

文端公永慶大橋碑記跋 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 一二，一〇下

旌德仙源橋碑記 胡承拱 求是堂文集 五，一八上

茶坪平定橋碑記 李調元 童山文集 八，一七下

重修石步橋記(代徐中丞)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六，一七下

重修石城橋記 陶澍 印心石屋文鈔 二，一三下

重修石溪橋序(代) 張際亮 張亭甫文集 四，二六下

德清重建白雲橋記 俞樾 春在堂雜文六編補遺

四，一〇下

湖州府歸安縣後林村新修白龍橋碑 許宗彥 龍止水齋集

一八，二下

勅建安濟橋碑記 彭元瑞 恩餘堂輯稿 一，一一上

衡水縣安濟橋記 汪師韓 上湖分類文編 下，X

安濟橋碑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九上

瀋縣重修安瀾橋碑 吳之英 嘉慶廬言和天 六，一下

重修江東橋記 陳用光 太乙舟文集 四，一三下

福州江南橋記(代) 陳壽祺 左海文集 八，一九上

竹實橋記 馬國翰 玉函山房文集 二，一四上

雙溪李公橋碣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八，一一上

新建豸橋碑亭記 蔣彤 丹樓文鈔 三，三下

良弼橋記 張廷玉 澄懷園文存 一〇，三三上

新繁縣王虎臣明府重修來薰橋碑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二一

重修宛溪二橋碑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三，四下

和濟橋記 馬國翰 玉函山房文集 二，一三上

重建秀江橋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三，七下

青雲橋記 吳德旋 初月樓文鈔 六，二上

楊舍鎮青龍南橋碑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九，二三下

重建長虹橋碑 錢儀吉 衍石齋記事稿 九，八上

重建金青橋記(代李明府)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上，五二上

青州南陽橋碑記 趙執信 飴山文集 五，一上

重修衍慶橋碑記 胡賡善 新城伯子文集 五，二二上

吳門訪洗馬橋記 朱珩 小萬卷齋文集 一五，一八上

大足縣修東郭虹橋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二四上

重修孫公橋記 劉大櫟 海峯先生文 一〇，八下

恩江橋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三，三下

改建涿州石橋記 汪師韓 上湖分類文編 下，X

修廻瀾橋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一八下

脩單石鋪旌善橋碑記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七，二二下

重修福州府南臺昇壽橋記 吳榮光 石雲山人文集 三，七上

丹陽麥舟橋記 石暹玉 獨學廬三稿 一，一〇下

湖州下昂村清遠橋記 王昶 春融堂集 四八，一〇下

大通鎮重建紫陽橋並修路碑記 朱珩 小萬卷齋文集

一八，一七下

重建陳渡橋碑記 趙懷玉 亦有生齋文集 一五，五下

重建陳渡橋碑記 吳德旋 初月樓文鈔 六，七下

餘姚縣復江橋碑 胡天游 石翁山房文集 四，一三上

重修東溪惠濟橋記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一三，六上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 盧文昭 抱經堂文集 二五，四下

朱氏重建渚頭橋碑記 張震 簡松草堂文集 七，二一上

萬安橋記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上，五〇下

萬松橋記 姚鼐 惜抱軒文後集 一〇，三下

重修湘西萬福橋記 何紹基 東洲草堂文鈔 四，三下

萬福橋碑 吳之英 壽樸廬卮言和天 六，二下

貽慶橋碑記 陶澍 印心石屋文鈔 二，一五上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方苞 望溪先生文集

一四，二四上

重修通濟橋碑記(代) 王植 崇德堂叢 二，六四上

龍游縣通駟橋碑 張鑑 冬青館乙集 八，二七下

黃岡橋記 李絳 穆堂初稿 二九，二七上

重建黃荆渡橋記 葛其仁 味經齋文集 一，一七上

碧落橋記 朱軾 朱文端公文集 一，五九上

重建鄞江橋碑 馮登府 石經閣文集 四，四上

杭州重建慶春橋記 俞樾 春在堂雜文 一，三上

重建梅里慶豐橋碑記 李富孫 校經閣文稿 一六，二四上

影橋記 阮元 寧經室三集 二，一一下

新建樂豐橋記 李富孫 校經閣文稿 一六，九上

龍溪浮橋碑記 龍文彬 永懷堂文鈔 九，六上

豐樂橋記(代) 莫友芝 邵亭遺文 六，一八上

重建臨川縣石橋碑 秦瀛 小峴山人文續集 二，一二上

重修鎮潢橋跋 毛奇齡 西河合集 六〇，一六上

記游寶帶橋書付筠 宋榮 西坡類稿 二六，一三上

三江口寶帶橋記(代) 魏源 古微堂外集 六，一三下

重建觀音橋記 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 一五，三上

石橋記 朱軾 朱文端公文集 一，五七上

記六世祖方伯公墓後東北隅建橋事 馮浩 孟亭居士文稿

二，二七上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阮元 寧經室續二集 二，二八下

記虹橋板 張雲敬 簡松草堂文集 六，六上

大足縣脩橋堤簿後跋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三四，二一上

東關橋記 馬國翰 玉函山房文集 二，一五上

脩北門橋記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八，三上

雙溪鋪新建板橋記 黃本驥 三長物齋文略 二，一六上

重興師堂渡記 陸心原 儀順堂集 五，二三上

葉君修橋碑 陳獻 復堂文集 二，一八下

策議

治河議 張伯行 正誼堂文集 一〇，三上

籌河芻言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一，四上

策河四略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一，一七上

治河策 顧寶 虞東先生文錄 一，一一上

河議 惠棟 松崖文鈔 一，六上

籌河篇(三篇) 魏源 古微堂外集 五，一上

改河道議 馮桂芬 顯志堂稿 一一，一二上

治河議 俞樾 寶萌集補編 一，二三上

河防議 吳承志 遜齋文集 六，七上

河防議 胡薇元 玉津閣文略 四，三上

御試河防得失疏 王鳴盛 西莊始存稿 二六，一上

請修河渠志 陸燿 切問齋集 九，五上

條陳分黃洩湖策 張伯行 正誼堂文集 四，八上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張伯行 正誼堂文集 四，一上

黃淮議 方苞 望溪先生集外文 三，一二下

畿輔河渠議 魏源 古微堂外集 六，一上

京東水利議 陳黃中 湖海文傳 一四，二二上

渾河改歸故道議 方苞 望溪先生集外文 三，一一上

永定河工停止捐納議 韓茨 有懷堂文藁 一一，一八下

挑濬趙王河議 王念孫 王石隴先生遺文 一，一三上

築隄捍海議 陳玉樹 後樂堂文鈔 四，一四下

上制府委查河海灘地議 唐仲冕 陶山文錄 六，八上

疏消文大二邑積水議 趙一清 東潛文稿 下，八二下

疏濬小清河條議 陸燿 切問齋集 一〇，一上

疏通江漢水利議 杜貴墀 桐華閣文集 三，四上

湖北隄防議 魏源 古微堂外集 六，一一上

吳江水利議(三篇)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五，一一上

濬吳淞江工竣善後議 唐仲冕 陶山文錄 六，二〇上

開濬吳淞江議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八，一五上

蘇松水利議(蘇州府志) 任兆麟 有竹居集 六，四四上

請罷修三江閘議 毛奇齡 西河合集 八，一上

白茆水利議 顧璣 虞東先生文錄 四，八上

泇山濬水利議 李文藻 南澗文集 上，七下

興挑澗河議 潘德輿 養一齋集 一七，一四上

開濬西湖私議 張雲敷 簡松草堂文集 九，八上

議挑儀河章程(十二則) 姚瑩 東溟文後外集 一，一二下

儀河情形亟要先事籌濬議 姚瑩 東溟文後外集 二，二上

重修蛟蜃二池議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九，一九下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九，二〇下

重浚古小溪港議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九，二二上

條陳水利社倉疏 朱斌 朱文端公文集 三，一六上

興水利議 馮桂芬 顯志堂稿 一一，九上

捍水議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七，二三下

代懷遠令孫仿山上孫制府言水利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一八，六上

酌籌開壩議 陸燿 切問齋集 一〇，四下

籌漕篇(上下篇) 魏源 古微堂外集 七，一上

籌運策(三篇) 張鑑 冬青館乙集 三，八下

河漕私議(附採買川米說) 姚椿 晚學齋文集 一，一四下

海運南漕議(并序) 包世臣 中衡一勺 一,一上

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七,二七下

漕船漫幫議 陸燿 切問齋集 一〇,三下

通道大江運米運鹽議 馮桂芬 顯志堂稿 一〇,一四上

湘湖私築跨水橫塘補議 毛奇齡 西河合集 七,一一上

募修城東皇華橋南北唐路引 彭紹升 二林居集 七,八上

募修瓦屑涇永福橋及隄工引 彭紹升 二林居集 七,八下

募修安肅縣北田村石橋序 錢兆鵬 述古堂文集 四,九上

修栢葉橋募簿跋 毛奇齡 西河合集 六〇,一五下

重修北渡橋募序 毛奇齡 西河合集 五〇,五下

募復許村橋引 梅文鼎 精學堂文鈔 四,五下

募修霏虹橋引 馬國翰 玉函山房文集 五,二八上

募建惠民門外木橋引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二六,二上

募修文昌橋引 錢陳羣 香樹齋文集續鈔 二,一〇上

十八里橋募疏引 錢陳羣 香樹齋文集 二八,一三上

募修白龍橋疏 許宗彥 鑑止水齋集 二〇,二三上

京口建浮橋議 汪中 述學外篇 一,一上

雜說

畿輔六大河圖說 黃彭年 陶樓文鈔 二,一八上

籌復漳沱故道說 王念孫 王石隱先生遺文 一,八上

永定河水說 錢陳羣 香樹齋文集 二八,二三上

水利略 邵廷采 思復堂文集 九,二三上

河防略 邵廷采 思復堂文集 九,五〇上

治河略 錢陳羣 香樹齋文集 二八,一上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方苞 望溪先生集外文 五,一一下

治河說 徐乾學 憺園文集 一六,二一上

與汪孟慈農部論河工書 蔣湘南 七經樓文鈔 四,三七上

與汪孟慈太守論河決書 蔣湘南 七經樓文鈔 四,三九上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阮元 寧經室續二集 二,一上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阮元 寧經室續二集 二,二下

小倦遊閣雜說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五,六上

開河三子說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七,三二下

答友人問河事優劣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一,一六上

覆戴師相書(論南河葦蕩與廢之由)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一,一四上

南河善後事宜說帖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七下,二二上

問河復行淮徐故道與仍行大清河二者孰利 郭嵩燾

養知書屋文集 二八，三上

淮南河道遷徙遠害與利說 丁晏 石亭記事 一，六〇上

自元以來言畿輔水利者多矣，獨龔璉人以為不可行辨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八，一八上

覆吳提刑書(論直隸水利)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三，九上

與顧用芳論治渾河事宜書 方苞 望溪先生文集

六，一六上

奉檄上制府書(論淮揚水利) 焦循 雕菴集 一三，五下

上陸制府論下河水利書 魏源 古微堂外集 六，一五上

再上陸制府論下河水利書 魏源 古微堂外集 六，二七下

下河水利說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一，二八上

漆室答問(論揚州高堰決口)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三，一一下

江蘇水利略說代陳玉生承宣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七，三四上

與蘇常諸公論開秦淮通丹陽書 程廷祚 青溪文集續編

五，一二上

答山陰令舒樹田水道札 全祖望 鮚埼亭集 三四，一八上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論防治浙江水害事) 阮元 擊經室二集

八，三一下

答陸萊城縣尹論福州水利書 陳壽祺 左海文集

四下，四二上

湖廣水利論 魏源 古微堂外集 六，四下

江西或問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七，三六下

宜南答問(記在京米市胡同對朱虹坊問南河事) 包世臣 安吳四種

四，二二上

江隄說 阮元 擊經室二集 七，二三上

泉河圖說 陸燿 切問齋集 五，一二下

袁浦問答(記在袁浦答長戴兩相國海口高仰水無去路問) 包世臣

安吳四種 四，一上

海淀問答 包世臣 安吳四種 四，二下

西北水利 張伯行 正誼堂文集 一〇，一五下

答丁子復書(論西北水利) 許宗彥 鑑止水齋集 一〇，二上

五水濟運圖說 陸燿 切問齋集 五，一二上

運河說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八，一三下

運河圖說 陸燿 切問齋集 五，一二下

說壩(三篇)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二，二二上

河漕論 石韞玉 獨學廬餘稿 一，二上

庚辰雜著(論漕運及鹽法)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三，一上

復蔣中堂論南漕書(代) 魏源 古微堂外集 七，三八上

糧漕利弊說 王念孫 王石禮先生遺文 一，一九上

糧船量米捷法說 阮元 學經室三集 二，八上

截漕事宜 李紱 穆堂別稿 四九，二二下

天津起運固米事宜 李紱 穆堂別稿 四九，二五下

復魏制府詢海運書(代) 魏源 古微堂外集 七，三四下

上江蘇巡撫陸公論海漕書 魏源 古微堂外集 七，四二上

海運十宜 包世臣 安吳四種 三，一九下

洞庭湖創設淺水商輪有益無損說 楊仁俊 沅湘通藝錄

五，五〇上

洞庭湖淤塞於常德有何損益說 戴丹誠 沅湘通藝錄

五，五二上

洞庭湖淤塞於常德有何損益說 蔡鍾潛 沅湘通藝錄

五，五五上

序跋

擬鄺道元水經注序 譚瑩 學海堂三集 一七，八上

擬鄺氏水經注序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八，三上

水經鄺道元注序 戴震 戴東原集 六，一上

書水經注後 戴震 戴東原集 六，三下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二，二〇上

明抄本水經注跋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二，二二下

校定水經注箋序 朱鶴齡 愚菴小集 七，八下

水經注朱謀埠箋跋 杭世駿 道古堂文集 二五，一〇上

明朱謀埠校刻水經注書後 朱筠 笥河文集 六，一八上

朱謀埠經注箋跋 王國維 觀堂集林補遺 一二，二四上

校本水經注箋跋 王國維 觀堂集林補遺 一，二九下

柳氏水經校本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三二，一上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三二，一下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三二，二上

孫潛夫手校本水經注殘本跋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二，二四下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三二，二下

再跋何氏水經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三二，三上

三跋何氏水經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三二，三下

沈氏水經校本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三二，三下

水經注釋序 趙一清 東潛文稿 上，一四上

趙刻水經注跋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九，九下

- 重刊趙氏水經注釋序 張壽榮 舫廬文存 二，七上
- 水經注釋跋 王國維 觀堂別集補遺 一，三〇上
- 戴氏校訂水經注書後 朱筠 笥河文集 六，一九上
- 重刊水經注序 孔繼嗣 紅澗書屋雜體文稿 一，二下
- 湖海文傳 二六，三下
- 跋戴校水經注 成蓉鏡 心巢文錄 下，九上
-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跋 王國維 觀堂集林 四二，二二上
- 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二，二五上
- 與梁耀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三五上
- 跋水經注新校本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九，一上
- 記孫淵如先生水經注手校本 蕭穆 敬亭讀稿 八，一七下
- 水經注疏證序 沈欽韓 幼學堂文稿 六，七下
- 水經釋例序 馮煦 蒿齋類稿 一五，一二上
- 合校水經注序 王先謙 虛受堂文集 五，四四上
- 水經作者攷 張壽榮 舫廬文存 一，一三上
- 郭璞無水經注說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二三上
- 序漠南北水經注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四，二四上
- 序西北水經注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四，二五上
- 序西南水經注 陳漢章 綴學堂初稿 四，二五上
- 它山水利備覽跋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三五，一八下
- 潞水客談跋 李富孫 校經廬文稿 一七，一七上
- 居濟一得序 張伯行 正誼堂續集 四，一二下
- 跋黃梨洲今水經 張宗泰 營數所學集 一一，二四上
- 補刻泉河史序 張伯行 正誼堂文集 八，一三下
- 補刻北河續紀序 張伯行 正誼堂文集 八，一四下
- 合河紀開後序 管世銘 韞山堂文集 三，二上
- 河渠紀開序 姚鼐 惜抱軒文後集 一，八下
- 湘湖考略叙 王宗炎 晚聞居士遺集 一，一〇上
- 曹娥江志序 胡鳳丹 退補齋文存二編 一，二二上
- 書王太岳涇渠志後 蔣彤 丹棱文鈔 二，二一上
- 禹斯二渠考序 孫星衍 平津館文稿 下，三上
- 趙戴直隸河渠書辯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四五上
- 與方葆巖制府書(二通，辨直隸河渠書) 段玉裁 經韻樓集 七，四〇上
- 戴氏直隸河渠書跋 繆荃孫 藝風堂叢集 六，一五下
- 水地記一卷 王宗炎 晚聞居士遺集 四，二三上

海湖輯說序 秦瀛 小岷山人文集 三，一八上

水道提綱跋 韓文昭 抱經堂文集 九，一二下

水道提綱序 齊召南 寶綸堂文鈔 五，一二下 湖海文傳

二六，五下

募刻齊息園先生水道提綱啓(代桐城張祭酒)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下，五七上

與徐星伯中書論地理書(論安瀾志) 沈荊 落帆樓文集

四，一四上

陳莊叔潮候圖說序 吳騫 愚谷文存 三，一二上

山東運河備覽小序 陸燿 切問齋集 四下，八下

西域水道記序 徐松 星伯先生小集 一，五上

西域水道記校補 徐松 星伯先生小集 一，二八下

海塘志序(十首) 陳壽祺 左海文集 六，三一上

海運考跋 阮元 學經室二集 八，二二下

海塘肇要序 阮元 學經室二集 八，二三下

海塘肇要後序 石韞玉 獨學廬三稿 二，二八下

揚州水道記序 阮元 學經室續二集 二下，三三上

揚州水道記序 黃承吉 夢陔堂文集 五，一三上

揚州水道記後序 劉文淇 青溪舊屋文集 五，一七上

運漕橋道小志叙 馮煦 蒿齋類稿 一六，一四上

海運全案序(代) 魏源 古微堂外集 七，二八上

具區志序 汪琬 堯峯文鈔 二七，一下

東南七郡水利略叙 魏源 古微堂外集 六，九下

江南水利全書叙 魏源 古微堂外集 六，七下

東南水利略序(代盧尚書作) 錢儀吉 衍石齋記事續編

四，二〇上

直塘志序 王寶仁 舊香居文稿 三，一八上

李渠志序 李宗昉 陳妙香室文 六，八上

書蕭景雲焦岡湖考後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六，二上

胡氏應恩淮南水利考序 丁晏 石亭記事續編 一，一五上

崔鼎來兩粵水經注序 王玉樹 聽林草堂文鈔 一，七上

陽江舜河水利備覽序 繆荃孫 藝風堂文集 五，一一上

校邦畿水利集說跋 吳昌綬 松鄰遺集 一，五下

國史渠河志序 王先謙 虛受堂文集 二，一上

贛省務會議決議開闢廬山植物區

分類種植樹木百萬株

【南昌訊】贛省府以廬山森林植物園為全國僅有之大規模植物園，亟應積極繁榮，業經省務會議議決，募款添植各種花木，一面並飭農業院擬訂栽培計劃。茲經訂定開闢各種植物區十五區，栽植樹木百萬株，預計三年內完成。茲將其計劃錄下：

(甲)開闢自然分類區，(一)森林植物標本區，(二)灌木區，(三)草本植物區(本區內之種類最多，每科各為小區，每種栽植二至六株，整齊排列，使觀者易於識別)，(乙)性質分類區，該區依各種植物之生態性習或效用而分類。

竹林區 我國竹類至繁，迄今無確實記載，究其原因，不外因竹須經十數年或數十年著花一次，而其種類之識別，惟花是賴，故竹之分類研究，舍栽培之法末由。且竹為森林植物，又為重要工藝植物，故宜廣事搜集品種而栽培之，每種各為小區以免年久混雜。

藥用植物區 藥物計之八九取諸植物，自西藥昌行後，中藥大受影響。近來少數國內藥物學家欲明瞭中藥性效起見，競相從事研究國產藥物，然或因取材非易，或因種類鑑別不明，甚難有良好結果。本園擬搜集各省新鮮藥材，用植物栽培繁殖鑑定其種名，然後加以化驗，則中國藥物學之標準庶幾可以確定。且我國藥物除少數種類係栽培品外，餘皆取諸野生植物，殊非經濟之道；苟經化驗，知為有效良藥，則大舉栽培，實為刻不容緩之舉。

食用植物區 蔬菜瓜果豆穀類植物。栽培目的，為使一般人一目瞭然於其日用必需食品之來源與種類。

工藝植物區 我國產生工藝植物產特多，如油漆桐油各種芝麻及其他纖維植物等皆屬之。栽培之目的，一方面為生產的，一方面為研究的。

沼澤植物區 我國水產植物種類至繁，或食用，或為觀賞品，應另置一區以位之。且本園雖位於高山，而水源則在在皆是，足資利用，

以栽培此項植物。

石山植物區

屬於此區之植物，多富於耐旱性或具肉質組織，如景天科仙人掌等植物，或具美麗之花，或其奇形之莖葉，在歐美園庭競以栽培此類花木相尚，我國對此項園學則素乏研究，本園尤宜首為之倡。

天生植物區

劃定園中一隅，由麓至頂，不加人力干涉，任其界內各界植物滋生繁殖，而調查其種類及組合情形，一方面為植物生態學之研究，一方面可以永觀園界內植物社會之本來面目。

溫室植物區

凡溫熱地帶之植物，在本園氣溫不克生長者，而在植物分類上復不可少之種類，在溫室栽培之。本園現有小溫室一幢，供繁殖之用，將來尚須建築大溫室，以栽培此類植物。

杜鵑區

杜鵑為我國川滇高山特產，種類之多，不下百餘種，歐美人士莫不珍異之。本園氣候土質最適宜於此類名花之栽培，故闢一專區，以供大規模之栽培。

花卉區

專培宿根球類，及一年草生，本園藝花卉而研究其用途，兼備夏季枯荷之需。

苗圃區

此區專為培育各種樹苗，以供以上各區定植之用。

森林區

除以上各區外，本園尚有傾斜度較急之山地，概劃入造林地帶，以建造風景林，經濟林及薪炭林等。其樹種以金錢松錐栗及各種楊柳為主，前者為建築材料，後者為薪炭林。以上各區之規劃，均在分別進行中，預計三年內大體均可就緒；至薔薇花綉球花區，金銀花區等等亦將漸次闢添。

日本製鐵所購買鄂產鐵礦

【東京】乘中日經濟提攜好轉之氣運，滿洲事變後禁止出口之中國湖北省象鼻山鐵山，與日本製鐵所之間已成立本年內購十五萬噸鐵礦之契約，昨日松浦丸已由象鼻山出發載四千九百噸鐵礦，開往八幡。其鐵礦品位係百分之六十之鐵礦。日本鋼管公司亦擬向該地方之開平鐵山購買鐵礦，將於日內開始交涉。(二十日電通社)(廿四，八，三十一，申報)